



予家渭川竹林自少遊筠溪南溪柳塘累視石上紫  
陽楊先生詩律清逸爽麗曼邁羣輩稽其名為真字  
為煥然世為奉天人紫陽為號予甚賞慕然祇目為  
名騷墨後閱元史列傳暨其墓狀始知先生修家于  
金仕國于元造化關陝諸彦為後學著龜乃近世真  
儒也所著有還山集六十卷他集仍百餘卷予喜曰  
人不得而覩也得覩其書幸哉歷詢諸鄉先進則皆  
曰華夷大一變其書世或不有予憮然歎曰惜哉元  
以及今幾何日文獻泯如也今歲春予偶飄泊南陽



太守宋西岩子先生鄉士館延予城南官舍談暇忽  
出書授予云還山遺稿予以為全集也驚喜曰幸哉  
予終當饜嚼先生之腴而曰非也寔我旁求三十年  
僅獲百一所謂泰山既摧片石足珍石是珍掬勺水于竭  
海者也故云遺稿耳予乃長歎曰文獻果泯如耶惜  
哉於是披書涉獵至正統八例東遊記內二告文與  
姚仲茂論家廟遺制而復自喜尚得以窺夫先生光  
明浩博之學足續古大儒之緒辭章自其枝葉後人  
追紹厥風即是可尋也而復歎先生生長老死夷狄

之代徒抱斯文未獲大罄厥施也而又深喜夫宋子  
致志之勤星金點玉搜羅無失字缺所疑事注所在  
俾先生之學卒不墜地不減子弟於其父兄且將命  
梓以嘉惠天下厚之至也而又深嘆夫予之玩愒日  
月視宋子尚友古人之篤矐乎其未及也宋子歛容  
謝曰尚友惡乎敢亦惟仰師焉而未能耳予曰體哉  
謂尚友則近泰謂仰師焉則恭恭則虛虛則弘弘則  
永乎宋子名廷佐字良弼

嘉靖元年二月十五日終南山人王元凱堯卿書

楊文憲公考歲畧

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丙午公生

丁未二歲

戊申三歲

己酉四歲

章宗明昌元年庚戌五歲

辛亥六歲

壬子七歲

癸丑八歲

甲寅九歲

乙卯十歲

承安元年丙辰十一歲

丁巳十二歲  
按程夫人墓碑云夫人卒於承安二年丁巳四月三日則

非矣 公年十二遺山謂十一丁內艱則元年之丙辰

戊午十三歲

己未十四歲

庚申十五歲  
秋試長安中選

泰和元年辛酉十六歲  
春試復中優等

壬戌十七歲

癸亥十八歲

甲子十九歲

乙丑二十歲  
秋試長安中選

丙寅二十一歲  
春廷試萬寧宮下第

丁卯二十二歲

戊辰二十三歲

衛紹王大安元年己巳二十四歲

庚午二十五歲

辛未二十六歲

崇寧元年壬申二十七歲

宣宗貞祐元年癸酉二十八歲

甲戌二十九歲

乙亥三十歲 丁外艱如洛

丙子三十一歲

興定元年丁丑三十二歲

戊寅三十三歲

己卯三十四歲

庚辰三十五歲 秋試長安中選

辛巳三十六歲 春試復以遺誤下第

元年壬午三十七歲

癸未三十八歲

元年甲申三十九歲 草萬言策者  
敕投鄉里

乙酉四十歲 在鄂

丙戌四十一歲 在鄂

丁亥四十二歲 在鄂

戊子四十三歲 在鄂  
己丑四十四歲

庚寅四十五歲

辛卯四十六歲

元年壬辰四十七歲

癸巳四十八歲

甲午四十九歲

元年乙未五十歲

丙申五十一歲

丁酉五十二歲

戊戌五十三歲 試東平中  
收課稅所長

己亥五十四歲 在洛

庚子五十五歲 在洛

辛丑五十六歲 在洛

壬寅五十七歲 在洛

癸卯五十八歲 在洛

甲辰五十九歲 在洛

乙巳六十歲在洛

定宗元年丙午六十一歲在洛

丁未六十二歲在洛

戊申六十三歲在洛

己酉六十四歲在洛

庚戌六十五歲在洛

憲宗元年辛亥六十六歲請老歸秦

壬子六十七歲東遊秋王府驛召入關

癸丑六十八歲春入關被教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請閑遂還鄉築堂曰歸來

還山遺稿卷上

文

臂僮記

後學宋廷佐輯

余鬚髮未甚白精神未甚頹以年齒計之六十有九衰亦宜矣所幸者日讀蠅頭細字如舉子時平生著述外無他嗜好其所以自得者亦足以自樂也兵火流離中僅存還山前集八十一卷後集二十卷近鑑三十卷韓子十卷藥言二十五篇硯簪八卷北見記三卷正統書六十卷蓋起於唐虞訖於五代也間歲

遺書卷之二  
憂患叢至自三國以降規模已定而點竄有所不暇  
嘗憶度之滿百二十卷乃可為完書上下千數百載  
是是非非能免疑誤經史挿架澌澌如蠶二三僮子  
備朝夕檢閱奈何索甲而得乙語東而應西能盡如  
己意耶夫噐利則事善固也獨無知者乎方皇皇間  
會黃冠宋魯班志明為予斂圓轉書厨以便觀覽其  
級也三象三才也其隙也六象六虛也頂末有樞紐  
常居其所而不移象極星也擬諸體用之妙則與天  
行健無異也是以正襟危坐聚所用書圍而帙之終

日左探右取循環而無端既息呼叫之煩又絕奔走  
之冗或疾或徐或作或止不過一引臂而已因命之  
曰臂僮所謂用力少而見功多也今而後吾書其完  
乎彼徒知惡其圓曾知有無窮之方乎彼徒知惡其  
動曾知有無窮之靜乎且以噐為噐止於斯矣抑知  
以人為噐乎惟其操乾旋坤幹之柄圖垂拱仰成之  
逸不以手足耳目自役急於得人而噐使之雖四海  
至遠萬機至繁將何事之不濟何功之不遂孔子曰  
無為而治者此也敢再拜以獻甲寅清明日奉天老

民記

此記得於內兄王平川平川得於邑人靖川馬氏敬錄如右寓仰止焉廷佐識

汴故宫記

己亥春三月按部至於汴汴長史晏於廢宮之長生殿懼後世無以攷乃纂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薰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

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日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牆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東上閣門右曰西上閣門皆南嚮東西二樓鐘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

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祇門宮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即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岩殿曰山莊山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仙韶苑苑北曰湧翠峯峯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浮玉

之西曰瀛洲殿長生之西南曰闕武殿闕武南曰內藏庫由嚴祇門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點檢北曰祕書監祕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衣局尚衣之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大后位本明後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

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祇肅門祇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聖壽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廐局尚廐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尚食局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嘉瑞樓樓西曰三朝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并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

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并不錄觀其制度簡素比土階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戶珠璧華麗之室則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文類

射虎記

吾友隴東康楫來乞射虎記問其故為郿尉曹侯設也吁人之所欲詳誠吾之所欲畧子徒知其去虎之虎焉知其去非虎之虎且多乎哉夫虎之殺人也見

於跡人猶得而避之其害細所謂非虎之虎殺人也  
藏於心使人不知其所避必狎而就之其害巨一擾  
之後無地無之奚獨鄙也哉若夫嘯兇嗥醜伏晝伸  
夜禁緩則跳踉勢窮則騰躑者盜虎也氣吞一邑塊  
視四鄉逞貪婪之欲啗孤羸之利者豪虎也矇昏昧  
田誣下罔上掉難折之舌吐無證之辭者訟虎也假  
威官府揮肉壙落志在攫拏情忘畏惕者此吏虎也  
爪牙為名意氣自若倚事以下鄉幸賍以中人者此  
兵虎也又若鈞距成性搏擊充已據案弄威攘權護

失者同僚之虎也公街上檄私爭已忿擁妖抱妍醉  
釀飽鮮者過客之虎也人謂鄙有曹侯則盜者遁豪  
者懾訟者拜吏為之縮手兵為之斂跡同僚服廉而  
退讓過客憚正而引避綱而舉之其政亦足知矣宜  
乎邑之民途不擬遺寢不闔戶熙熙然坦坦然各保  
其性命子以射虎為虎則漢豈無李廣唐豈無裴公  
勇於政斯可矣裴李世聞其射而未聞其政如曹侯  
可謂兩得之矣然吾不以去虎之虎為賢而以去非  
虎之虎為賢者鄙意實在茲侯名大中字時正隆安

人家世官職孔臨洮嘗載之皆不書子袖此以歸其  
告鄙人既去而思當淚吾文鄙縣志

跋趙太常擬試賦藁後

金大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尚學校自京師達於  
郡國專事經術教養故士大夫之學少華而多實明  
昌以後朝野無事侈靡成風喜歌詩故士大夫之學  
多華而少實上病其然也當泰和丙寅春三月二十  
五日萬寧宮試貢士總兩科無慮千二百輩上躬命  
賦題曰日合天統侍臣初甚難之而太常卿北京趙

公適充御前讀卷官獨以謂不難即日奏賦議乃定  
既而中選者纔二十有八人僕時甫冠獲試廷下而  
席屋偶居前列朝隙聞異香出殿樞問一紫衣人顧  
予起問題之難易及氏名里貫年齒而去少頃復相  
慶曰適駕至耳薄暮出宮傳以為希遇嘗退而志之  
後四十五年僕以河南漕長告老於燕過太常之孫  
承祖家得所擬賦感念存歿不能不惘然為叙其末  
并以舊詩歸之所謂月淡長楊曉色清天題飛下寂  
無聲南山霧豹文章在北海雲鵬羽翼成玉檻玲瓏

選山遺稿卷上  
紅露重金爐縹緲翠煙輕誰言夜半曾前席白日君  
王問賈生者是詩少作也無可取以其紀一時之事  
庶附趙氏家傳或見於後世云文類

錦峯王先生墓表

先生姓王諱仲元字清卿家平陰廣道先生之猶子  
明道先生之子世以儒道著一時名公鉅人若党懷  
英趙渢皆師尊之先生舉進士有聲承安五年四舉  
推恩資高雅清苦寡言笑無雜賓嘗知阿干縣憲司  
以簡靜聞退食擁琴書不出正襟危坐似與世相忘

也遇會心者雖對談竟日未嘗涉貴游可喜事人信  
其為古君子也而書名尤重小楷介歐虞間用薦者  
召應奉翰林文字同進士入玉堂自先生始改陝西  
東路轉運司鹽鐵判官適書藍田山碑飲玉漿偶得  
疾死於官舍貞祐四年也死之日家無餘貲藁葬城  
南鴈塔之陰隣永平王尚書擴墓經兵寺宇廢蕩荆  
棘埋沒迷所在後三十八年尚書子元卿至審其在  
墓西十五步初元卿許並負而東既而恐親族零落  
無可歸甲寅九月五日奉天楊奐感念平素會長安

邛邦用楊天德來獻臣同德張琚高唐趙安世浙津  
張徹燕南毛居仁耿都陳及雲中孟攀麟太華郭時  
中鄆郊范文炳平陸負擇加以衣衾歲之故穴蓋有  
待也文類

祭國信使王宣撫文

維歲次癸卯四月丁未朔二十有一日丁卯某官某  
謹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撫御史大夫國信  
使王公之靈嗚呼兩軍之間零丁數騎江湖十年風  
霜萬里不知其幾往幾來而卒止於此乎人主察其

顧公之室豈無橐裝千金一揮廩無見糧賓客蕭條  
路人慘傷嗚呼哀哉我生後公仕及同時人之於公  
其孰不知我之知公獨與世而背馳陸公何人屈趙  
佗而朝漢闕終軍孺子攜長纓而羈南越無以成敗  
輒生子奪公之清表遐畧高名大節可以撼天壤摩  
日月而素志未酬徒費恨於九原此予所以撫地大  
慟繼之以血也嗚呼哀哉尚享文類

正統八例總序

嗚呼正統之說禍天下後世甚矣恨其說不出乎孔

孟之前得以滋蔓瀰漫而不知剪遏也通古今攷之  
既不以逆取為嫌而又以世系土地為之重其正乎  
後之逆取而不憚者陸賈之說唱之莽操祖而誨之  
也不曰予有慚德不曰武未盡善也以湯武之順天  
應人而猶以為未足况爾耶以世系言則禹湯文武  
與桀紂幽厲竝矣不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  
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而容並之以土地言則秦之  
滅六國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符秦之窺向梁魏周齊  
之交爭不息者所激也不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

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之七十里文王之  
百里以王道為正也王道之所在正統之所在也不  
然使創者不順其始守者不慎其終抑有以濟夫人  
主好大喜功之慾必至糜爛其民而後已其為禍可  
勝計耶是以矯諸儒之曲說懲歷代之行事蔽以一  
言總為八例曰得曰傳曰衰曰復曰興曰陷曰絕曰  
歸孰為得若帝摯而後陶唐氏得之夏殷絕而湯武  
得之是也以秦隋而始年必書曰得何也庶幾乎令  
其後也未見其甚而絕之私也見其甚而不絕亦私

也一世而得再世而傳固也武德貞觀之事既書高祖曰得繼之曰太宗得之何也原其心也其心如之何謂我之功也功著矣奪嫡之罪其能掩乎而曰傳者誕也悲夫度化之兵未洗靈武之號又建啟之不正習亂宜然是故君子惜之此變例之一也孰為傳曰堯而舜舜而禹禹而啓周之成康之類是也曰衰者何如周道衰於幽厲漢政衰于元成之類是也曰復者何如少康之布德太甲之思庸宣王之修明文武之功之類是也晉惠中宗則異於是所謂反正者

也故附見之此蔣人之論也惠帝既復而奪之何也咎其為賈后所制至廢其子以成中外之亂德之不剛也德之不剛君道失矣猶中宗改號而韋后與政使武氏之燼復然也曰與者何存之之謂也有必當與者有不得不與者昭烈帝室之胄卒續漢祀必當與者也晉之武帝元魏之孝文不得不與者也昭烈進魏其黜乎曰莽操之惡均却莽而納操誠何心哉黨魏媚晉陳壽不足責也而曰不取于漢取於羣盜之手其獎篡乎魏晉而下訖於梁陳徂於篡弒若有

成約今日為公為相明日進爵而王矣今日求九錫  
明日加天子冕旒稱警蹕矣今日僭皇帝位降其君  
為王為公明日害之而臨于朝堂矣吁出乎爾者反  
乎爾其亦弗思矣乎史則書之受禪先儒則曰正  
統訓也哉曰晉不以為得者何斥其攘魏也斥而與  
之何也順生順逆生逆天也天之所假能廢之哉曰  
後乎此者不得與斯何也惡之也何惡之惡其長亂  
也不然亂臣賊子何時而已乎公羊曰錄內而畧外  
舍劉宋取元魏何也痛諸夏之無主也大明之日荒

淫殘忍亦甚矣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  
國則中國之也且肅宗掃清鉅盜迴軫京闕不曰復  
而曰與何也暴其自立也五代而與明宗柴郭何也  
賢明宗之有王者之言也願天早生聖人是也周祖  
以其厚民而約已也世宗不死禮樂庶幾可與柰何  
不假之年而使格天之業殞於垂成也曰陷者何夏  
之有窮浞漢之有諸呂新室晉之永嘉之禍唐武帝  
安史巢溫之僭叛是也始皇十年而從陷例何也曰  
置秦於大亂不道者始皇也誘始皇於大亂不道者

李斯也人主之職在論一相是年也斯之復相之年也惡惡者疾故揭為不哲之鑑以著輔相之重也曰景帝即位之初明帝之永平八年而書陷者何以短通喪而啓異端也短通喪者滅天性也啓異端者亂天常也雖出承平之令主而不正其失何以嚴後世之戒曰絕者自絕之也桀紂胡亥之類是也曰歸者何以唐虞雖有丹朱商均而謳歌訟獄歸於舜禹桀紂在上而天下臣民之心歸於湯文矣曰漢之建安十三年繫之劉備何也以當陽之役也夫我不絕于

民民其絕我乎詩之皇矣乃眷西顧求民之莫斯其昔也商周之交紂德爾耳悠悠上天不忍孤民之望亟求所以安之而其意常在乎文王之所以潛德言也曰歸或附之以陷何也示無二君也敢問唐虞之禪夏后殷周之繼存而不論何也曰聖人筆削之矣起于周敬王之癸亥何也曰痛聖人既歿微言之不聞也而周之世書秦之事何也著其漸也秦之叛僭不能制則周之弱見矣秦人承三代之餘混疆宇而一之師心自恣絕滅先王典禮而專任執法之吏厲

階既作流毒不已嗚呼王道之不明賞罰之不修久矣然則發天理之誠律人情之偽舍是孰先焉曰通載者二帝三王致治之成法桀紂幽厲致亂之已事也曰通議者秦漢六朝隋唐五季所以興亡之實跡也因以仰述編年之例具錄而無遺索其梗槩不過善可以為訓惡可以為戒而已前哲之旨果中於理所取也敢強為之可否苟有外于理所去也必補之以鄙見者將足成其良法美意也而忍肆為斬絕不根之論徒涉於乖戾耶蓋得失不爾則不著善惡不

爾則不分勸戒不爾則不明雖綿歷百千世而正統之為正統昭昭矣卓然願治之君苟察斯言而不以人廢日思所以敦道義之本塞功利之源則國家安寧長久之福可坐而致其為元元之幸不厚矣乎文

類

與姚公茂書

與頤首復別四五年思渴之甚所欲言者不一也握手未期此懷可知子善至得書審玉眷佳裕且知北還喜甚去歲子善云新築祠堂而石室在正位不知

何所據及見朱文公家禮圖說亦云在北架似不安也且宗廟五廟七廟而已雖有成言所以作室次第於經則無所見朱文公後宋人也建炎南渡廟社之禮一蕩就有故老或鬱鬱下僚無所見于世此說在中庸或問中畧見之所可信者止是昭穆位次於神主於石室皆不及也家禮所載神主樣式亦非與三十時入汴梁得宮室廟社法度於一故老處又五年因秋比以生徒之衆寓長安慈恩寺有僧曰了遷者乘暇請觀寺之西南杜相公讀書堂真一見知其為

家廟也其廟制如世之所謂吳殿也凡石室並在西壁高與人胸臆齊其僧猶以為藏書龕既而來洛下於楊正卿家閱稽古編文信乎其為杜祁公之家廟也文粹韓文公集多有家廟碑止說三室四室或云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室又有云東室者亦不載石室方位之所在夫禮者制度名數之所寓也不有所據必有所見文公所述未見其所據當以與之所目覩者為廟之定制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同所以異者名數也今汴梁太廟法度弊家具有一圖說自巳亥春定

課時有告隱匿官粟者親入倉檢視而倉即太廟也  
因得攷其制度焉石室在西壁正殿凡二十五間始  
祖室三間內附祧廟神主五位其石室皆在西壁而  
近南牖世祖二間內附肅宗一位穆宗二間內附康  
宗一位太祖已下至宣宗各二間係八室計一十六  
間其神主石室並在西壁東西夾室各一間凡有神  
主處每一間門一牖一門在左牖在右已上共二十  
五間近有客曰毛正卿至自保州曾為先廟太祝談  
舊禮如在目前是日坐客甚衆談竟與問之曰如公

所言其行禮時將在秋冬而不及春夏也客問何以  
知之與曰以公止見虎席故知其在秋冬也若春夏  
則以桃枝桃枝竹也客曰適在冬耳與又問公之行  
禮將屬時享而不及禘祫客問何以知之與曰禘祫  
則太祖神主位於墀下而東向焉而昭在于北南向  
之穆在於南而北向之公所言而曰太祖神主在門  
之內南向焉故知其不及禘祫也客謝未嘗及禘祫  
吁此定禮也患不素考耳是與非吾友訂之恐不宜  
襲家禮之誤也著書非細事也古之聖賢未嘗敢自

作古所謂神主之說容面告焉文類

東遊記

壬子春三月十六日庚子東平行臺公宴于東園是  
日衣冠畢集既而請謁闕里迨丙午乃命監修官盧  
龍韓文獻德華上谷劉詡子中相其行丁未同德華  
子中暨攝祀事孔楫器之梁山張宇子淵汴人郭敏  
伯達出望岳門幕府諸君若曹南商挺孟卿范陽盧  
武賢叔賢毫社李禎周卿江陵勾龍瀛英孺信都李  
簡仲敬濟陰江紱孝卿梁園李紱綬卿華亭段弼輔

之在於東湖之上既別自西而東行六十里宿汶上  
縣劉令之客廳汶上古之中都也先聖之舊治魯定  
公九年宰於此縣署之思聖堂是也有杜子美望岳  
詩刻王考章墳祠在西城外以斯人而仕于梁時可  
知也戊申晨起噐之從間道先往是日至兗州會州  
佐孟謙伯益教官張鐸振文振文話嶧山之勝為甚  
詳子美所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登南城樓詩  
也徐在南四百里青在東北七百里海在東北又不  
啻千里岱岳二百餘里吁二三千之遠今一舉而

至與其終身拘拘儒儒於二百里內者不亦異乎已  
西拉振文而東不四五里過泗水地頗高敞南望鳧  
嶧諸峰出沒於烟蕪雲樹之表使人豁如也又一舍  
許達於曲阜見曳而斷者其魯城歟鬱而合者其孔  
林歟不覺喜色津津溢於眉睫也未幾罷之輩躍馬  
出迓入自歸德門魯門一十有二正南曰稷左曰章  
右曰雩正北曰閑左曰齊右曰龍正東曰建春左曰  
始明右曰鹿正西曰史右曰麥歸德其左也當時天  
下學者多由是門入故魯人以此名之族長德剛又  
率諸子弟出迓于廟之西相與却馬鞠躬趨大中門  
而東由廟宅過廟學自毓粹門之北入齋廳在金絲  
堂南燕申門之北堂取魯共王事也是日私忌不敢  
謁庚戌鐘鳴班杏壇之下痛廟貌焚毀北向鄆國夫  
人新殿繪像修謁而板祝如禮告先聖文宣王曰嗟  
乎聖人造物也七十子造物之物也於問答之際  
見之矣問仁者七而答之者七問孝者四而答之者  
四問政者九問君子者三所以答之者無一似焉不  
惟不違其所長而亦不强其所不能故大以成其大

小以成其小造物奚間焉垂世立教百王所仰未有  
由之而不治舍之而不亂者也春秋諸國孰弱于魯  
降千八百年而知有魯者吾聖人之力也吁生而不  
見用沒而賴之以聞何負於魯也後有國有家者獨  
不思之耶今日何日匍匐庭下死無憾矣羈旅悠悠  
禮物弗備敢薦以誠告先師寃國公曰夫士君子之  
學原于治心聖門三千徒孰非學也曰好之者獨公  
為然無事業見於當時無文章見於後世攷之傳記  
一再問而止察之日用一簞瓢而止綿亘百世之下

自天子達於庶人無敢擬議者將從無愆始于抑非  
也不可得而知也適謁林廟獲瞻井里輒祭以告告  
先師鄒國公曰子之于聖人其猶天而地之日而月  
之數學出於詩書道兼乎仁義至於知易而不言易  
知中庸而不言中庸此又人之所難能也湯武則待  
子而義匡章則待子而孝紛紛楊墨之徒待子而後  
黜其為功用鴻且著矣夫豈好辯者哉真等去聖人  
彌遠欲學無師而復執志不勇惟神其相之降階謁  
齊國公魯國夫人之故殿殿西而南向者尼山毓聖

漢山遺集卷一  
三  
侯也次西而東向者五賢堂也謂孟也荀楊也王與  
韓也碑孔中丞道輔文中丞篤於信道者也於家法  
無愧矣遂飲福於齋廳賓主凡二十有五人酒三行  
而起執事者族中子弟也進退揖讓例可觀信乎遺  
澤之未涸也焉知教養之久明詔之下人物彬彬不  
有經學如安國政蹟如不疑者乎杏壇二字竹溪党  
懷英書壇之北世傳子路捨丁石蓋石靨也夫所謂  
勇於義而已豈區區若是邪一有率爾之對而不免  
流俗之口盍亦慎之壇南十步許真宗御贊殿也七

十二賢并諸儒贊從臣所撰貞祐火餘物也手植檜  
三而兩株在贊殿之前一株在壇之南焚榭無復孑  
遺好事者或為聖像或為簪笏而香氣特異趙大學  
秉文麻徵君九疇有頌有詩世多傳誦之次南碑亭  
二東亭宋碑一呂蒙正撰白崇矩書太平興國八年  
十月建金碑一党懷英撰并書篆西亭皆唐碑也一  
碑崔行功撰孫師範書碑陰刻武德九年十二月詔  
又刻乾封元年二月祭廟文一碑江夏李邕撰范陽  
張庭珪書開元七年十月建次南奎文閣章宗時敕

明昌二年八月也開州刺史高德裔監脩閣之東偏  
門刻顧凱之行教吳道子小影二像東廡碑六皆隸  
書而魯郡太守張府君碑非也西廡之碑八隸書者  
四餘皆唐宋碑也是日宴罷併出北偏門由襲封廨  
署讀姓系碑又北行由陋巷觀顏井亭亭廢矣北出  
龍門入孔林徘徊思堂之上由輦路而北夾路石表  
二石獸四石人二獸作仰號之狀拜奠先聖墓如初  
禮前有壇石厚三尺許方如之其數四十有九後漢  
永嘉元年魯相韓叔節造東連泗水侯伯魚墓南連

沂水侯子思墓世家云相去十步耳而密邇若此疑  
後人增築之也然規制甚小禮之所謂馬鬣而封者  
是也子思之西石壇居攝元年二月造有曰上谷府  
卿者有曰祝其卿者先聖墓西北白兔溝也二石獸  
狀甚怪林廣十餘里竹木繁茂未見其比而楷木以  
文為世所貴無荆棘無鳥巢將吾道終不可蕪沒  
而鳳鳥有時而至歟林東三里講堂也林與堂俱在  
洙北泗南按世家云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自衛返  
魯剛詩書定禮樂繫易於此硯臺并在其西惜去秋

為水漫沒矣辛亥謁周公廟廟居孔廟之東北五里有真宗御贊碑車輞井在正東少南水清白而甘俗呼漿水井者是也廟北雙石梁井石上綆痕有深指許者百步許得勝果寺魯故宮地也殿之東北大井圓徑六十尺深二丈水色墨如也東過顏侍郎墓林城之趾顏廟也廟中孤檜高五丈許由曲阜西復東北行一里入景靈廢宮觀壽陵陵避諱而改也東軒轅葬所宋時疊石而飾之也前有白石象為火爆烈壇之石欄窮工極巧殆神鬼所刻也讀碑記始知草

叙於祥符潤飾於政和而大定中因之而不毀也此亦人君治平之久紐於貧侈之心之所激也福苟可求則二帝三王必先衆而為之福可求乎哉大碑四諺云萬人愁者是也而二碑廣二十有三尺濶半之厚四尺夔夔高十有八尺二碑廣二十有四尺濶半之厚四尺夔夔高十有八尺濶十有六尺厚四尺龜趺十有九尺一在城之外一在城之內無文字意者垂成而金兵至也陵曰壽陵者誠何謂邪入東門飭器之家復西南馳觀

漢之魯諸陵大塚四十餘所石獸四石人三人胸臆  
間篆刻不克盡識有曰有漢安樂太守廉君橐塚者  
有曰府門之某者折而北渡雩水入大明禪院觀遠  
泉水中石出如伏電怒鼉寺碑云魯之泉宮也薄暮  
歸自稷門望兩觀穹然以少正卯奸雄而七日之頃  
談笑剔去則知舜誅四凶使天下翕然服之明矣孰  
謂聖人而有兩心哉後世如操如懿得全首領於牖  
下不為不幸矣登泮宮臺臺下之水自西而南深丈  
許而無源吁僖公一諸侯能興學養士如此三咏采

芹之章而後下其西靈光殿基也破礎斷瓦觸目悲  
涼而王延壽所謂俯仰顧盼東西周章者今安在哉  
壬子復由縣城東北行十里許過桃落村南望修壠  
蔓延不絕者周之魯陵也東南五里達脅溝村拜聖  
考齊國公墓而林廣四十畝墓前石刻甲辰春二月  
望五十一世孫元措立石溢津高翹書溝水在林之  
東北入於泗其南防山也而山之東西峰五禮云合  
葬於防是也林之北東蒙路也自西峯而南謁顏子  
墓石刻曰先師堯國公大定甲辰三月先聖五十大

孫承直卽曲阜令襲封兗國公孔搃立石太原王筠  
書墓前一石僅二尺許兩甲士背附而坐一執斧一  
執金吾正北有小塚不可攷顏氏子孫二房在少東  
上宋村是日東南行並戈山而西由白村歷西魯元  
達東魯元館房氏家泗州公古具雞黍以待古孔氏  
壻也問之不知其為公孫公西也地多虎狼牧者為  
之懼比曉幸無所苦癸丑穿林麓而東約六里許達  
尼山二峰隱隱在霄漢間而中峯迥出昔之所謂穹  
其頂者是也廟庭廢雖久而規模猶見其西智源溪

橋也端南卽大成門次北大成殿也其東泗水侯殿  
其西沂水侯殿大成之後鄆國夫人殿也其後齋所  
也西有齊國魯國之殿齊國之東而南向者毓聖侯  
殿也大成之東齋廳也兵餘尚存焉正北中和壑也  
廟之西南觀川亭也瓦礫中得一斷石蓋前進士浮  
陽劉燁夾蘆辯也或曰夾驢劉惡其鄙俚故辯正之  
夾蘆峴在尼山西由亭之東回旋而下得坤靈洞石  
角澌澌不可入族長云廟戶管用吉成嘗持火曳絙  
而入比三數丈忽隙間有光覩一室口廣兩楹許中

橫石床石枕皆天成也而不可動今五十年矣以管與吉幼而瘠故可入也所言如此洞名劉燁之所刻也因涉雩水過顏母山下觀文德林以草木障翳廟與聖井無所見尋舊路復達魯元飭已西南瀕嶋下而出由桑家莊歷峻山二十里而近達四基山遇兵士傅正徐州人導至鄒國公墓墓在廟之東北有泰山孫復碑孔中丞立石其西大塚七正北墓差小無從攷之南有寺曰亞聖寺有碑傍有古墓三行四五里過黃注村又十里由石經埠正南少西行二十里

達鄒縣宴彭令之宅四月甲寅朔飯後出南門二十五里許達嶧山循山之西北絕澗亂石如屋既而遇道者李志端為之前導復西北行遊太湖懸鐘二洞東南行入燕子崑僕以病足與德華崑下坐待諸君之還晡時子中輩踵至國祥且示嶧山圖蠟紙按圖指顧若仙橋之鉅石七真之西軒下瞰紀侯之重城漢相之故塚一如眼底如玉女峰千佛塔尤號奇絕所至流泉修竹雜花名果殆若屏面而容縷數哉逼夕陽下山迤邐由西北而進達於縣之南關報孟

氏諸孫迎於道左即造鄒國公廟庭奠已入縣復宴於舊館縣父老請見為歡飲竟夕乙卯出西門北行十里入崗山寺孟氏諸孫復攜酒至由竹徑渡橫橋休於寺之靜室良久出山東北行二十五里達馬鞍山謁孟母墓北行十五里達趙氏莊飯孔族家又十里許達于魯城之南登郊臺臺東西五十八步南北四十步魯之臺可見者三是臺與泮宮臺莊公臺也不知書雲物者何所也容考之北涉雩水由竹徑登浮香亭亭以梅得名少北一石穴茶泉也亦竹溪書

而不名緬想前輩風度又有足敬也丙辰曲阜官佐至以私忌不敢飲丁巳將訪矍相圃會功叔遣其子治同諸官佐具酒饌復至不果時功叔抱樂正子之疾戊午從德剛子中登西南角臺望射圃圃在歸德門裏道側積土隱起草中或其所也臺泰和四年七月六日故人夢得之所築也竊有感於懷夢得元措字也是夕孔族設祖席於齋廳已未辭先聖於杏壇之下族長德剛率族人別於歸德門外國祥暨德剛之子立之護至兗州西嗚呼讀聖人之書遊聖人之

遷山通雅卷一  
里幸之幸者也然有位者多以事奪而無位者或苦  
力之不足也况以豐鎬之西望鄒魯之遠與南北海  
之所謂不相及者何異焉流離頓挫中有今日之遇  
伯達既繪為圖且屬僕記之敢以衰朽辭勉强應命  
將告未知者是歲四月五日紫陽楊奐記素王紀事

鄆國夫人殿記

祀天而不祀地祭日而不祭月是豈禮也哉况聖人  
之教始於夫婦達於天下不爾父子君臣上下泯矣  
前廟後寢三代之定制而吾夫子之祀本用王者事

闕里之舊有鄆國夫人殿久矣由唐宋降及於金號  
稱尤盛貞祐之亂掃地無餘故老彷徨莫不痛心東  
平行臺嚴公忠濟仰體朝廷尊師重道之意以興廢  
補弊為所務經始於己酉八月落成於壬子之七月  
先是夫人之神座生木芍藥一本見者異之明年修  
廟之令下適造舟者犯我林廟伐我民冢珍材堆積  
如阜聞公之至盡委而去乃命叅佐王玉汝監修官  
兼攝祀事孔栲召匠計之僉曰構正位則不足營寢  
宮則有餘衆志既協遂訖茲役花之祥驗矣而工食

塗飾之費不論也夫神恠之不語固然而有開必先  
之說如之何其廢之也夫人姓亓官氏宋女也泗水  
侯鯉息也沂水侯伋息之子也先聖之為中都宰為  
大司寇攝行相事夫人不以為恭畏於匡拔樹於宋  
削跡於衛絕糧於陳蔡夫人不以為否窮通出處無  
一而不預所以血食者其斯乎彼湘水之娥皇郢城  
之姜嫄祠宇之顛者也擬諸鄉邑子孫每四仲之月  
肅三獻之禮歷千萬世而下弗絕者不有則矣乎噫  
當崇奉者聖人之功也當踐履者聖人之道也苟知

其功而不知其道則與祀淫祠野廟等矣吾恐神意  
一日不能安乎此孰謂聖人安之耶尚來者無忽文

類

洞真真人于先生碑并記石刻在祖菴

盈尺之璧徑寸之珠天下皆知其為寶也不以蘊於  
山淵而不聞况於人乎東魯宣父炳辟世辟地之訓  
歷代史臣列隱逸逸民之傳宜乎綿亘千數百載而  
不廢也僕儒家者流竊有志於史學謹按洞真之行  
實斯亦古之所謂宗師者歟故碑之無疑師諱善慶

字伯祥寧海人高門于公之後祖彥升主好時縣簿  
考道濟韜光不仕師幼不茹葷長通經史大義雅嗜  
道德性命之學與丹陽同里開大定二十二年丹陽  
演法於金蓮道場羣雅雲集而師預焉時甫十七矣  
丹陽見而竒之且嘆曰向畏重陽譴訶頗萌倦弛然  
得以終其業者彥升之力也使是兒入道殆天報乎  
其家聽執几杖以從再年冬丹陽返真徑造隴州龍  
門山謁丘長春長春俾叅長真於洛陽得煉心法丐  
食同華間明昌初長春歸海上屬曰汝緣在沂隴無  
他徃夫人需友以成不可不擇復入秦卜吳嶽東南  
峯鑿石以處日止一餐凡可以資于道者造次不暫  
舍絕跡人間七八年迄今目其龕曰于真人洞友蒲  
察道淵待之如師後創觀平陽之石門承安中好事  
者輸貲有司買玉清之額禮體玄大師尋佩受法錄  
以輔道救物遠近益加崇敬泰和三年隴之州將保  
賜冲虛大師號五年再謁長春啓證心印退隱相州  
天平山六年長春介畢知常緘示密語督還沂隴仍  
易名志道師再三敬諾叅長生久之道價隆重輝照

一時雖黃髮故老自以為不逮也嘗謂學仙者存乎  
積累赴人之急當如己之急八年南征凱還憫其俘  
纍必盡力購援而後已元光二年隴山亂中太一宮  
李冲虛聞之舉以自代不起正大改元上悼西軍戰  
歿遣禮部尚書趙公秉文祭於平涼克濟度師秉文  
高其節圖像薦諸朝召之又不起二年饑荒或言路  
直秦岐之咽過客無別歲計奈何師曰吾門一見其  
難而遽如許不廣甚矣言者悚愧未幾秋大熟遷五  
姓洞真觀環居弗出逼中使絡繹不絕起而應之遂

領中太一宮事七年河南不雨詔近侍護師降香濟  
源上初期望祀於宮中而臨河阻風鐵札既沉斥鼓  
棹前進登岸風如故立致甘澍特旨褒異兼提點五  
嶽佑神觀天興二年春京城送款于我朝驛訪高道  
以師為之冠秋七月約山中藥渡北邁時苦於餓依  
附者衆船人疑其有金帛逆灑沿流而下夜將半遇  
一沙渚委之而去黎明驚濤四涌莫不倉皇失措會  
八柳樹堤潰乃定徐謂弟子符道清曰今日之事非  
爾不能濟道清秦人不安於水承命捷若神助俄賂

二舟馳逐舉脫其厄其臨事如此過魏過魯過趙諸  
侯郊迎以相躡擁篲以相先玄通子范圓曦乃為人  
所尊信主東平上清宮聞風虛席引避良有以也乙  
未秋入燕致祠處順堂下適清和嗣教門事待之如  
伯仲丙申燕境大旱而蝗俯徇輿情投符盧溝乃雨  
蝗不為災戊戌夏四月詔天下選試道釋進號通玄  
廣德洞真真人秋七月掌教李公真常奏請住持終  
南山重陽萬壽宮適北京留守烏公築全真觀奉之  
庚子京兆太傅移刺寶儉總管田樵交疏邀師會葬

祖亭即日命駕入關總宮事綦白雲李無欲實綱維  
之而曹冲和志陽實潤色之丙午夏五月西遊鞏昌  
以汪侯德臣敦請故也冬盤桓秦亭賓僚劉澤瑛王  
道寧焦澍朝夕左右動靜語默具西州錄丁未春二  
月還宮張道士來雲中躬拜庭下師堅讓不受執事  
者曰真人壽垂九秩簪冠滿前以此而處淵源之地  
過矣師曰禮無不答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老氏有  
之以丹陽接一童子必谷焉忍自尊大耶庚戌冬十  
月二日沐浴正襟危坐猶平日翌日留頌以寓生不

不必樂死不必憂之旨曲肱歛息坦然順化春秋八  
十五後九日葬于宮之西北隅有洪鍾集行於世鎮  
陽馮侍郎璧傳其事甚悉在汴則尚書左丞張公行  
信平章政事侯公摯司諫許公古禮部尚書楊公雲  
翼王府司馬李守節修撰雷淵應奉翰林文字宋九  
嘉在燕則陳漕長時可吳大卿章張侍讀本在關中  
則叅省王輔臣郎中邛邦用講議來獻臣同德寺丞  
楊天德員外郎張徽中書掾裴憲經籍官孟攀鱗署  
丞張瑒蓋當世景慕也容力取而言結之哉師間氣

天挺謙慈夷粹似簡而不失之倨似和而不涉於流  
信乎其難名也四方學徒不可勝數雖久于其事者  
未嘗見喜怒之色形于顏間察其日用之常則寒暑  
風雨無少變六十八年脅不沾席衣不解帶可謂慎  
終如始矣與人言惟正心誠意而已至於畜神願真  
之秘苟非其人閉口不吐恐失之強聒也精潔儉素  
不習而能一履襪之細至經歲不易肯以絲毫利諸  
已耶東徹海岱南窮襄鄧西極鞏洮北際燕遼瑰蹤  
瑋跡章章可攷矣之明年春僕以南漕長告老燕臺

無欲子促其徒往返六千里懇徵文石嗚呼玄鶴不  
來青山已塵遐想巖扉強勒之銘銘曰維道與天初  
同原方術分裂無迺繁至人躍然起海門丹陽嫡子  
重陽孫空山大澤環四垣隱几坐觀萬馬奔物生不  
願為犧罇火烈始見玉性溫西翺東翔動帝閭歲早  
懷詔濟瀆源鴻流怒濤鯨吐吞靈符一擲懾老坤蜚  
廉馮夷掖兩轅焦穀再沃如平反朝那夜哭戰死魂  
霓旌豹尾交纈繡楊枝麾灑消沉寃隨機應物忘清  
渾疾雷破曠電燭昏功成弗居德愈尊上賓碧落何  
軒軒道路掩面泣宿恩洪鐘叩擊皆玄言包括鄭圃  
羅漆園陸陶殊派契義敦我舌入筆勢可捫赤書翠  
瑛馨蘭蓀

重修嶽雲宮記

此記得于王平川

天下形勢之重莫重於河陽孟州附邑懷洛咽喉之  
地南通湖襄北抵燕薊出入往來未有不由于此拏  
舟鼓柁喘息靡暇承平日坐挾府庫倉庾之饒而猶  
病諸戰鬪三十載館舍灰燼閭巷荆棘雖智者亦無  
及矣介乎兩州之間宮曰嶽雲大行王屋堆藍擁翠

又極一方形勢之選五六月漲水瀰漫藕花菰葉動  
搖於空濛晃漾中間風立圃徒費丹青途之人望而  
歸之不翅其家饑者則思飲渴者則思飲止者則思  
寧其棲神汎然應之未嘗拒人以色余竊祿漕臺歲  
受約束於燕嘗假榻以溷執事詰所以為教曰今之  
全真也以水譬之重陽發其源丹陽長春廣其流行  
其派譚劉王郝猶流派之有江河其歸一也詰宮之  
目曰長春初年遊秦載瞻靈嵩揭庵之名廢幾混跡  
市廛不忘乎雲山之勝歲壬子嗣教真人常大宗師

准恩例故因菴而更為宮其始末如之何曰登州蘇  
公范陽許公金臺宋公草創之泰和興定時事迫國  
朝棲神子出修飾而潤色之棲神諱志祐姓王氏林  
慮人其至也以乙未其升也以己亥壽八十有八具  
李翰林陽臺宮碑繼之者包公志安也其取與如之  
何曰野人義以取之義以與之而無親疎富貴之與  
貧賤也然而歲計出入之用綽綽而無匱比之世人  
亦無憂勞迫其身困其慮也或笑於其旁曰學仙者  
玄虛以為本清淨以為宗獨不憚煩之甚余曰不然

夫仙也者各適其適也至於登明雋良垂拱崑廊九重之仙也言聽諫從官師承式鄉相之仙也海波四澄羽檄不飛將校之仙也草翳訟庭鈴索聲沉守令之仙也至于負販之兒星行露宿東交西易而畏途之禍不聞耕稼之叟風雨以時高廩參差莫飢家離鄉之為憂措紳先生鈎軒橫几重編疊簡得以講明唐虞姬孔之懿訓君臣父子之大義是亦仙矣况方外之士居不聯乎里社齒不沾乎版籍無轉輸征戍之勞無頭會箕歛之迫道之精微玄妙靡不洞貫而

陶然以盡天年孰謂非仙也乎且道不遠於人亦而可所謂絕學無憂戒其蕩而弗返向見棲之徒香火之隙研精語易者十常四五客堅謝之高山撫襟興慨作迎雲送雲詩二章遺志祥志辭曰海濤紅兮晨露晞岳隆隆兮雲飛飛歎幽如期百年開闔兮窓與扉城郭良是兮人已非憐澹兮行路稀雲趨岳兮知歸回舟兮箭激沙忘機邈故山兮千里悵宿心兮獨違

總師汪義武王世顯神道碑

公系出汪骨族貞祐二年西北氈旃階戰功起家為  
夫長八轉領同知平涼府事正大四年領隴州防  
使進征行從宜分治陝西西路行六部即中西南  
度窘迫公發家貲率豪右助邊隣郡之軍餉以  
之不絕年以鞏州衝要之地兼治中

帥府機務是時所

疫荐

完顏仲德擁將士吏民出保石門

公拜便宜總帥制旨大約屬以祛  
糧械莫不精贍明年

變郡縣風靡公獨為之堅守越三年猶按堵如故而  
外攻不弛謂其衆曰宗祀已矣吾何愛一死千萬人  
之命懸於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祿死其分也餘者奚  
罪與其經於溝壑姑徇一時之節孰若屈已紆斯人  
之禍會頓兵城下率僚佐耆老持牛羊酒幣迎謁馬  
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爾耳何也對曰有君  
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王大悅勅其下絲髮  
無所犯蓋乙未冬十月四日也旦詣行帳寵之以章  
服職仍故即日南征鳩士馬截嘉陵蹴大安未幾凱

旋臺承獎賚 丙申備前鋒進攻大安南田楊諸蠻  
結陣來拒公麾輕騎五百撓之衆亂首尾不相藉瀆  
圍出與南將曹將軍潛兵作犄角計公單騎往突之  
格殺數十人黎明軍合殪其主將王嘉嘆之賜名馬  
佩刀公退語所部曰吾已撤彼之藩籬行寢其堂奧  
矣 丁酉春 口口武信城 口口口口口口全獲  
府庫遂蹂資普 戊戌軍葭萌之南 口口口口依  
山為柵公選數百騎奪山而入多所俘殺得 口口口  
乘勝赴資州壁山間識公旌幟驚怖奔逸鈔嘉定岷

眉以歸 已亥秋俾隸搭海公節制道險霖雨阻

攀木緣磴徹開州聞蜀軍列萬州南岸公伺夜伏兵  
上流舟北岸以疑之既而由上流鼓革舟而下襲破  
之追奔逐北直抵夔峽公返而揉之幾無噍類跡巫  
山與援軍還復勦三千餘級比春分兵掖江引還及  
涪州修浮梁信宿而辨以濟南道之師環攻崇慶守  
者開門延敵他將莫能支公提戈首出人服其膽勇  
斬併力以拔其城天大暑乃罷秋覲帝數其功賜金  
符公拜謝曰實陛下威德所致臣何預焉上樂其知

體首肯者再四 辛丑蜀師陳隆之自稱百萬衆馳  
書索戰十月五日公畧地成都薄成而陣彼屢戰屢  
却堅壁不出公曉以禍福十二日夜田顯縋城投款  
覺之公曰事急矣叱梯城入救軍民從顯而出者七  
十餘口獲陳隆之斬之五日公領精銳五百擣漢州  
州兵三千出戰門閉盡陷三日軍薄城又三日克之  
露布以聞王擊節嘆賞仍賜田顯錢物 癸卯春公  
且疾忽被召即戒首途既見錫虎符總便宜總帥手  
劄行秦鞏定西金蘭洮會環隴慶陽平涼德順鎮戎  
原階成岷疊西和等二十餘州事無鉅細惟公裁決  
以憂深責重疾再作竟不起 公器局宏遠資仁孝  
奉養太夫人斯須靡忘征南得旨酒不遠數千里載  
歸以備滫瀡處喪不御酒肉劬勞之日必致齋薦祭  
喜儒術聞介然之善應接無少倦罷羈人寒士至解  
衣推食生館死殯各得其所還自蜀輦書數千百卷  
而圖畫半之士卒必與同甘苦如父兄之於子弟然  
臨陣整肅無敢干者憫新民未輯刑清後寡縱所不  
免猶度力緩期不至急暴上下不聞告訐或有牽連

從寬釋同屬異主者乃盡力購聚之每事先立規程而後處之以及訟庭驛舍則靜若隆平時休沐對客命觴雅歌投壺而已燕居逸遊若不勝衣遇敵先登刈旗斬將勇壓三軍雖古名將無以加矣名臣事畧李狀元諱俊民字用章澤州晉城人資醇謹重然諾不妄交遊金承安中舉進士第一釋褐應奉翰林文字南遷隱嵩州鳴皋山北渡客覃懷未幾入西山既而變起倉卒識與不識皆以知幾許之居鄉閭終日環書不出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而往隨問隨答曾無

倦色會皇弟經理西南夷聞其賢安車馳召不得已起而應之延訪無虛日遽乞還山王重違所請遣中貴護送之年八十而卒世之知數者無出子聰右而子聰猶讓之名臣事畧

後世莫不有志於三代之治而卒不能至者謂之時勢之異不可也學之不至也三代之前君必學而後王臣必學而後仕雖匹夫匹婦之賤靡不學也後之世君學而臣不學者有之矣臣學而君不學者亦有之矣且農有農之師工有工之師以一家一國至於

奄有天下之大不資于學雖堯舜孔顏之質有能不  
為物之汨沒者幾希矣又曰法制立可與語政德禮  
修可與語教仁聖備可與語化化之不至有教焉教  
之不至有政焉政之不立區區盡心力于簿書獄訟  
期會之間者俗吏也以俗吏之所為而欲與三代擬  
隆非所聞也又曰晉魏出臣道壞佛老興子道絕又  
曰異端蟠結於中國而不解者以名士大夫主之也  
故唐則蕭瑀王縉白居易裴休梁肅也宋則王安石  
蘇軾黃庭堅張商英也故上而君相下而閭里信之

而不疑又曰三代之時功為德之輔三代之後功為  
德之賊求速效者必入於霸霸者始強而終弱也孟

子愛

歲在己丑十有一月中書耶律公以軍國大計舉近  
世轉運司例經理十路課稅易司為所黜使稱長相  
豐歉祭息耗以平歲入奏可一聽中書省總之開創  
伊始制度未遑天下郡縣猶以財賦自贍不重其權  
則無以剋其弊故官吏污濫得廉糾之刑賦舛錯得  
釐正之至於風俗之疵美盜賊之有無楮貨之低昂

得季奏之凡在吏許自辟以從被選者以為榮名臣

事畧

關里題名

壬子春三月甲辰二十六日庚戌奉天楊兵上谷劉  
詡盧龍韓文獻任城張鐸彭城王明遠梁山張宇陳  
郡王元慶古汴郭敏祇謁

西岳廟題名

河南路漕長奉天楊兵告老後應王府之召同前進  
士獻陵劉繪祇謁

金帝祠下門人負擇同里王燦張宇張端繪之子克  
敬克讓從行時癸丑清明前十日題并門高簡刊

乾陵題名

楊煥然納南漕印後癸丑清明還故里與武功張君  
美同謁陵下門人負擇書高簡刻時親舊城居者七  
田居者二十有一悲夫

還山遺稿卷下

後學宋廷佐輯

五言絕

錄汴梁宮人語 十九首

一入深宮裏經今十九年長因批帖子呼到玉床前  
 歲歲逢元夜金蛾鬧簇巾見人心自怯終是女兒身  
 殿前輪直罷偷去賭金釵怕見黃昏月殷勤上玉階  
 翠翹珠掘背小殿夜藏鈎薦地羊車至低頭笑不休  
 內府頒金帛教酬賀節盤兩宮新有旨先與問孤寒

人間多棗栗不到九重天長被黃衫吏花攤月賜錢  
仁壽生辰節君王進玉卮壽棚兼壽表留待北還時  
邊奏行臺急東華夜啓封內人催步輦不候景陽鐘  
畫燭雙雙引珠簾一一開輦前齊下拜歡飲辟寒杯  
聖躬香閣內只道下朝遲扶仗嬌無力紅綃貼玉肌  
今日天顏喜東朝內宴開外邊農事動詔遣教坊回  
駕前雙白鶴日日候朝回自送鑾輿去經今更不來  
陡覺文書靜相將立夕陽傷心寧福位無復夜薰香  
二后睢陽去潛身泣到明却回誰敢問校似有心情

為道圍城久粧奩闕犒軍入春渾斷絕飢苦不堪聞  
監國推梁卽初頭靜不知但疑墻外笑人有看宮時  
別殿宮刀嚮倉皇接鄭王尚愁宮正怒含淚強添粧  
一向傳宣喚誰知不復還來時舊鍼線記得在窓間  
北去遷沙漠誠心畏從行不如當日死頭白若為生

元文類

酬昭君怨

玉貌辭金闕貂裘擁綉鞍將軍休出戰塞上雪偏寒

同上

遊嵩山十三首

轅轅坂

盤盤十二曲石嶺瘦崢嶸脚底有平地何人險處行  
太室

茂陵骨已朽萬歲恐虛傳莫上中峰頂秦城隔暮烟  
少室

方若植鬼冠森若削寒玉明月夜中遊誰家借黃鵠  
啓母石

頑石本在世啓母人亦知可憐宋太后死罵寧馨兒

少姨廟

路傍雙闕老蔓草入荒祠時見山家女燒香乞繭絲  
盧嵒

避名名自在身瘠道還腴未到千年後空嵒已姓盧  
龍潭

壯哉昌黎筆談笑排佛禍不言動鬼神翻疑觸雷火  
五渡水

幾時落東溪曲折卧天漢語似登山人可飲不可盥  
測影臺

一片開元石愈知天地中今宵北窓夢或可見周公

箕山

土階墮渺茫多少曹與馬底事住青山近代無讓者

潁水

邂逅洗耳翁去飲上流水此日倘相逢黃犢應渴死

卓錫泉

大士傳心要諸方叩道玄至今卓錫地瑩徹有遺泉

巢翁塚

既知田間樂焉知田間苦惟是唐虞朝所以有巢父

五言律

泊老鶴嘴

袞袞風生蒲娟娟月印沙船頭平壓浪棹尾旋成花  
老去長為客愁來轉憶家雙栖影裏羨殺柳橋鴉

青峰寺哭燦然弟

長別惟生死難忘是弟兄但吾今到處想汝昔曾行  
鄉社三年阻兵戈一夢驚青山風雨夜此去更傷情

晚至青口

長年困行役短髮易飄零世事驚春夢交情散曉星

燒痕侵路黑柳色夾堤青落日明霞底原情動鵲鴿  
次答正卿

客愁青鏡裏歸夢白鷗邊故國人何在新秋月又圓  
米盞逢此日詩酒負殘年長羨平林鳥雙飛入暮烟

俱五倫詩

司完顏惟洪至樓觀聞耗石刻在樓觀

蓬萊隔滄海虎豹護天關白髮知誰免青牛竟不還  
茶分丹井水詩入草樓山顧我負何事區區鞍馬間

宿草堂二首

逍遙苑千年羅什家荒林藏屋小細逕逐溪斜

檜今何在瑞蓮春自花山靈憎俗駕朝暮白雲遮

廢寺人蹤斷幽溪野性便魚鬚分浪細虎跡印沙圓

雀偷僧飯飢蚊破客眠獻芹吾豈敢直欲斲山田

寄高孟卿

無窮惟永日有盡是流年白髮誰能免丹經恐妄傳  
會心人健否到處冢纍然衮衮風波地方思萬里船

河道村

官路人家少邊城驛使頻季鷹終去洛王粲近歸秦

天地羣龍闕泥沙尺蠖伸親朋應笑我頭白傍風塵  
寄朱生

不知朱記室歲晚更如何老舅家誰托孀親鬢已皤  
林泉憂患少京國是非多為客幾時了悲涼彈缺歌  
留別儒禪

溪行魚不畏岩宿虎相隨怕客談新事逢人誦舊詩  
衲輕聊覆體米滑欲翻匙僧臘知餘幾霜髭已滿頤

謝顧副言問疾

久謝公家事時勞長者車可憐新病後未覺故人疎

渭北偏饒夢河南近得書相忘吾豈敢欲出怯籃輿  
訪耿君玉隱居

居幽穿洞府岸狹束溪流細逕隣翁熟懸崖遠客愁  
橋明山月上窻暗野雲浮世事何曾到年侵亦白頭  
夜雨二首

關河隔千里筆硯寄餘生老覺鄉心重閒知世念輕  
微風搖竹影細雨敲簷聲落魄緣何事吾今不用名  
窓秋風獵獵簷夜雨頻頻蛩韻愁于我燈花笑向人  
此身猶在洛何日定歸秦不必黃梁熟真慚白髮新

未歸

渭水遙通洛函關近隔秦百年垂老日千里未歸身  
夢寐嫌為客妻孥不諱貧一官無可戀花氣五陵春

荅京叔文季昆仲

何處音書至劉家好弟兄科名先世在詩律早年成  
嶺北饒風雪淮南困甲兵論文吾有意尊酒阻同傾

飲山家

為愛春風好乘時把一盃百年雙眼在萬事寸心灰  
花向坐中落客從雲外來詩成無紙筆書地惜蒼苔

浮生懷裕之

漢節飛雲外秦城落照邊浮生空自老歸計定何年  
淚滿陳蕃榻心遙祖逖鞭短詩聊遣興羞向故人傳

撫州

北界連南界昌州又撫州月明魚泊夜霜冷鼠山秋  
為客無時了勞生有許愁殘年嬰世網吾欲謝溪鷗

至滑州堤

舊事悲存歿殘年厭往還孤城晴雪底雙塔暮雲間  
鳥沒長堤在龍歸老井間隔林青數點多是濬州山

出鴉路宿北石橋

燒火連山暗春雲出谷遲  
避人投野店繫馬就疎籬  
舊宇頽垣在新愁客枕知  
清明無幾日細與數歸期

宿南石橋

江流平入楚山勢遠連秦  
岸柳猶含凍溪花欲破春  
石街車轍古沙印虎蹄新  
晚境長為客空山不見人

承德亨見訪

世事元無定人生只合閑  
君今悲白髮我亦負青山  
廢郭官居冷荒年旅食慳  
寂憐情義厚朝至暮方還

次荅正卿

何人依玉樹有客隱京華  
老覺身為累時勞夢到家  
且騎山簡馬誰識子陽蛙  
日暮秋風起飛塵滿畫叉

次荅伯直侍郎三首

家貧餘四壁地勝接三鄉  
才賦狂司馬形容老遂良  
畫眉從爾濶舞袖為誰長  
生死交情在書紳示不忘  
升斗貧微祿關河隔故鄉  
詠歸懷靖節知足媿張良  
不問黃金盡猶憐白髮長  
江湖風浪急相照勝相忘  
洵洵何時定飄飄着處鄉  
音書黃耳絕兄弟白眉良

晚景情偏重涼宵語更長  
舊遊零落盡別後實難忘  
寇氏留別趙帥

主人情爛熳客子自奔忙  
不見猶頻夢相逢合斷腸  
秋涼拋藥裹夜雨倒壺觴  
回首高城北幽燕去路長  
送靳才卿之平陽

却向西州去瀟瀟雪滿簪  
丘園初到眼兒女總關心  
汾水野烟白霍山寒霧深  
得歸歸更好吾亦愛春音

呈君美

上陽門外路日暮獨歸時  
齒髮已衰謝風塵仍別離

斷雲橫紫閣急雨掠蒼陂  
地勝饒新句君將寄阿誰  
得邛大用書復寄

百年真夢寐萬國久風塵  
老去偏相憶書來恨不頻  
季鷹猶在洛王粲未歸秦  
谷口知何似他時願卜隣

口楊飛卿

吾宗久零落之子亦中年  
紫閣堪高卧玄經擬共傳  
前言非戲爾舊處想依然  
留着新詩筆教隨過海船

口文紀行贈以下步馬

洛水西頭路桃花夾岸香  
偏宜紅叱撥小試紫游韉

雨暎沙初軟春山草正長杖藜猶過我此別莫相忘  
懷同祖卿

東府倉皇別西河迤邐回元戎期坐嘯上客入行臺  
夢裡惠連句生前張翰孟龍池清似染應恨不歸來  
寄張君美

我無茅一把誰有橘千頭應物機仍拙憂時涕欲流  
謾違魚鳥信豈為稻粱謀老去輕三仕詩來抵四愁

宿重陽宮

村落到山盡軒窗臨水多野禽如舊識隣叟漸相過

林靜連官竹籬疎補女蘿夜深眠不着倚杖看星河

陶君秀晉人嘗為司竹監使因祖淵明嘗  
游五柳庄為立五柳祠在縣東西原方見  
有祠堂詩碑淵明詩寄陶監使君秀向禹  
城侯先生司竹時與扶風張明叙六曲李  
仲常鳳翔董彥材從之學如白雲樓海棠  
館所謂勝遊也兵後吾弟主之亦西州衣  
冠之幸感今慨昔不能不惘然也握手一  
笑知復何年敢先此以為質兼示鄠亭趙

秀才

家世江頭令風流竹裏仙海棠映曉霽野筍淡春烟  
尊俎違今日弦歌記昔年桂冠吾有意送老白雲邊  
違別亦已久蕭蕭雙鬢絲自憐多病後不似早年時  
暮雨千山道春風五柳祠剩留溪上竹到處刻新詩  
不見長楊館人家只翠微溪流環監署林影入宮闈  
花鴨夜方靜竹飈秋更肥青仙無處問老淚日沾衣

侯先生舜臣沒後其家人輩夢為青仙觀管香使

老病鄉心重艱危世契疎少年知自立近日定何如

渭上千叢玉陂頭半尺鱸往來元不惡容我坐籃輿

鄂縣志

七言絕

讀汝南遺事

軹道牽羊事已非更堪行酒着青衣裏頭婢子那知此爭逐君王烈焰歸

六朝江水故依然隔斷中原又百年長嘆桓温無遠畧竟留王猛佐符堅元音

讀通鑑

風烟慘淡駐三巴漢燼將燃蜀婦髻欲起温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輟耕錄

紫陽閣

碧瓦朱甍動紫煙清風吹袂渺翩翩  
夢回憶得三生事悔落黃塵六十年

鄂縣志

題二賢祠

從經操懿狎孤兒世事尤非扣馬時  
若道後人真可誑空山鳥有二賢祠

癸丑二月望奉天楊奐題首陽山夷齊廟同里王

燦張端平陸負擇從行石刻在首陽山廟

涿南見蠶婦本汴梁貴家

蠶月何曾出後堂干戈流落客他鄉  
羅衣着盡無人問自把荆籃摘野桑

出郭作

燕姬歌處嘒鶯喉燕酒春來滑似油  
自有五陵年少在平明騎馬過盧溝

過湯陰崇壽寺二首

城荒寺古冷於冰絳帳誰燒照佛燈  
閑遶空堦觀古刻偶聞音語得鄉僧

老身七十六春秋霜滿修眉雪滿頭  
見說故人指病

邊山遺稿卷一  
目幾時携杖入西州

憶君美二首

塞鴈明朝下五湖  
長安西望獨躊躇  
無情誰似張公子  
兩見秋風不寄書  
銅柱從君泣墮鳶  
鴟夷心事五湖船  
頭顱如此人間世  
不得青山對暮年

管寧濯足圖

踏遍遼東未是癡  
藜床欲穴只心知  
好留一掬黃泥水  
漫却曹郎受禪碑

答客

仕晚自知為學拙  
家貧人道治生疎  
滿山薇蕨春風老  
昨夜隣翁有報書

泛舟

燕子迎風掠水飛  
樓前楊柳綠依依  
十年不作南塘夢  
怕見殘陽上客衣

寄君美

不走瀕東走澗西  
八年迎送愧山妻  
長思醉卧高堂上  
滿枕春風聽竹雞

七言律

長安感懷

此心只欲作東周再到長安已白頭往事無憑空擊  
楫故人何處獨登樓月搖銀海秦陵夜露滴金莖漢  
殿秋落日酒醒雙淚眼幾時清渭向西流元詩體要

延祥觀

長 詣遣降精鬼氣應潛龍道自存玄武式中消日  
月春明門外轉乾坤諸王決計戡多難睿主應期即  
至尊天 歸赤符後遺風猶記老人村陝西志

重陽觀

終南佳處小壺天教啓全真自此僊道紀宏開山色  
裏通明高聳日華邊南連地肺花浮水西望經臺竹  
滿烟最愛雲窓無事客寂然心月照重玄盤屋志

遇仙觀

一飲甘河萬事休喚回蝴蝶夢莊周口傳鉛汞五篇  
訣神馭雲龍八極遊寰海玄風開羽客遇仙清跡想  
瓊裘百年更有何人酌人自無緣水自流同上

通濟橋原題壬子秋九月被召過此石刻

在橋下

五丁鑿石極堅頑陌上行人得往還月兔半輪沉水  
底虹腰千尺駕雲間鄭卿車渡心應愧秦帝鞭驅血  
尚殷為問長江深幾許雪風吹馬下天山趙州志

試萬寧宮

月淡長楊曉色清天題飛下寂無聲南山霧豹文章  
在北海雲鵬羽翼成玉檻玲瓏紅露重金爐縹緲翠  
烟輕誰言夜半曾前席白日君王問賈生文類

至日

憶初年少在南梁兄弟歡遊久未忘春色共傾花底  
酒雨聲常對竹邊床怒鯨一夕掀洪浪斷鴈何時續  
舊行辜負亂來同被約尺書不到十年強五倫詩

謁廟

會見春風入杏壇奎文閣上獨凭欄淵源自古尊洙  
泗祖述何人似孟韓竹簡不隨秦火冷楷林空倚魯  
城寒飄零踪跡千年後無復東西老一簞闕里志

題終南和甫提點筠溪石刻在祖菴

仙家靜住西南溪竹外須信無餘師平生高節鬼亦

畏一點虛心人得知林深自有天地在歲暮不受風  
霜欺何時借我半牕月萬里黃塵雙鬢絲

呈公茂

冰雪相看十五年照人風采只依然我今自分蓬蒿  
底君獨何心道路邊渭北幾時無夢寐終南在處有  
林泉不妨便作求田計伴取疲楊草太玄

寄高夢卿

一望東原一惘然芸窓誰與伴高眠秋風有意招張  
翰春草無由見惠連王母信音青鳥外漢翁心事白

鷗邊殷勤為向侯芭道判却殘年老太玄  
病中趙之讓見訪

洛陽三月不得雨君家西來常苦陰酒杯雖好怕到  
手藥裏底事猶關心對床幾日肯相就擁被中宵愁  
獨吟莫疑衰疾便揮謝解吐新句酬知音

次答庭幹

歲晚周南見此翁未應抵苦厭塵籠人須老後心方  
定詩到工時例合窮飯顆儘從嘲杜甫荆釵元不笑  
梁鴻倚楹三咏鷓臬句始信離騷總國風

五言古

孫烈婦歌

婦姓吳小字二十平陸人適進士孫

平陸有烈婦地望雄諸吳從居孩提間體貌迥爾殊  
舉家愛惜心不啻千金珠眉拂夏繭蛾髻鞞春林烏  
芙蓉羨顏色冰雪羞肌膚十二巧針指十四婉步趨  
姻戚未省識閨閫何曾踰孫郎邑中秀少小依師儒  
雙親為擇對買紅纏酒壺青鸞得絲鳳誓結百年娛  
屈已接妯娌盡心奉舅姑孰謂連理枝半壁先摧枯

春風合歡床分守夜雨孤西隣久歡慕指王氏子誠與六  
 禮俱賄好靡不周下逮役使徒父兄去世亂倉卒誰  
 携扶母嫂怜幼寡且微反哺離號許竟莫察僵仆氣  
 不甦同穴大義在初言寧忍辜日間勢轉逼託媒致  
 區區將汝已死婦配我未葬夫朝決暮即行參差當  
 自屠王族忍承命搔首久踟躕此事難為諧此理古  
 亦無婦聞一撫掌天道卒敢誣腐骨尚知愛而况生  
 人軀素志從此伸里巷咸驚呼秋風萬馬來所至昏  
 丘墟粟堆坡頭路月黑忘崎嶇鄉兵共烏合焉能保

不虞俄頃鼓聲絕崩潰東北隅壯者被殺僂弱者遭  
 糜驅婦時飛懸厓翻若赴水鳧皎皎盈尺玉未甘蒼  
 蠅汚鮮鮮全匹錦豈容濁穢塗向是健男子足丈  
 二爰航海鱸長鯨盪荆縛於菟悲哉女子志  
 壯圖胡不具始末奏之達帝都外則詔郡國內則正  
 宮襦胡不構祠宇揭之當官衢近使感義節遠使懲  
 淫愚不然布臺閣直筆一再濡特書彤史上永世曠

範模山西志

諭內

天地具此身胚胎乃潛受甚者感異類焉敢計妍醜  
冠蓋傳百世萬求無一售所以孟軻氏立言痛無後  
飄零風塵際拚作窮獨叟四年四懸孤吉兆自申酉  
顧我果何人報施嗟已厚今冬復爾爾喜在得分剖  
女亦吾所出胡為立可否天下盡男子無姑卒無婦  
伏羲畫八卦錯綜定奇偶阿駒才五歲見客謹拜叩  
稍稍愛紙筆門戶知可守女生願有家教之奉箕帚  
乘龍非所期隨分逐雞狗

七言古

金谷行

洛陽園池天下無金谷近在西城隅晉時花草不復  
見野人猶解談齊奴齊奴豪奢誰比數酒酣愛擊珊  
瑚株後堂春風滿桃李中有一枝名綠珠千金買步  
障百金買羅縠時時吹笛替郎語雲窓霧戶長歡娛  
層塔欲下須人扶豈料一日能捐軀紅飛玉碎頃刻  
裏空使行客悲躊躇樓頭小婦感恩死君臣大義當  
何如元音

有懷梁仲經父

美人熒熒在何處海濶天低隔烟霧珊瑚零落芙蓉  
空咫尺相望迷去路翠輦金輿雙鳳凰風吹環珮聲  
琅琅壺觴狼籍事已往一日萬里愁茫茫劉郎竟是  
誰家客歲晚霜華林葉赤美人熒熒在何處鴨綠江  
頭江月白元音

猶子嘉忠從予遊蓋亦深知紫陽之學者嘗於  
友人家見鼠殘舊書一冊乃寫本紫陽詩也懇  
求得之錄以寄予向往可知矣遂登諸卷詩凡

四十二首其不註所出者皆是冊所載云廷佐  
識

還山遺稿附錄

列傳

後學宋廷佐輯

楊奐字煥然乾州奉天人母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  
 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奐生其父以為文明之象  
 因名之曰奐年十一母歿哀毀如成人金末舉進士  
 不中乃作萬言策指陳時病皆人所不敢言者未及  
 上而歸教授鄉里歲癸巳金元帥崔立以汴京降奐  
 微服北渡冠氏帥趙壽之即延致奐待以師友之禮

附錄  
門人有自京師載書來者因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實  
聞與名數問其行藏與終不一詣戊戌太宗詔宣德  
課稅使劉用之試諸道進士與試東平兩中賦論第  
一從監試官北上謁中書耶律楚材楚材奏薦之授  
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與將行言於楚  
材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  
所長又况河南兵荒之後遺民無幾烹鮮之喻正在  
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假以歲月使得撫摩瘡  
痍以為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楚材甚善之與既

至招致一時名士與之議政事約束一以簡易為事  
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額  
言者與責之曰剝下欺上汝欲我為之耶即減元額  
四之一公私便之不踰月政成時論翕然以為前此  
漕司未之有也在官十年乃請老于燕之行臺壬子  
世祖在潛邸驛召與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得  
請而歸乙卯疾篤處置後事如平時引觴大笑而卒  
年七十賜諡文憲與博覽強記作文務去陳言以蹈  
襲古人為恥朝廷諸老皆折行輩與之交關中舊號

附錄  
多士名未有出矣右者矣不治生產家無十金之業  
而喜周人之急雖力不贍猶勉強為之人有片善則  
委曲稱獎唯恐其名不聞或小過失必盡言勸止不  
計其怨怒也所著有還山集六十卷行于世元史

楊府君墓碑銘并引河南元好問撰

君諱振字純夫一字德威姓楊氏唐鄴國十九世孫  
鄴國賓于唐唐以奉天之田四百頃奉之子孫遂為  
縣人鄴國以行基嗣行基生棻棻生温温生幼言幼  
言生顥顥生臯臯生免免生珎珎生光贊光贊生懷

順懷順官金紫仕為西臺御史襲封至五代漢國乃  
除夫人彭城劉氏有子十二人長曰公侯次日公神  
公留公賢公洪公素公石公祚公良公通公演公伏  
始分世田隨諸房所居號十二楊村總謂之隋楊氏  
公侯之子舜靖舜靖之子信信之子禹禹之子言言  
之子宗宗之子楸楸配裴氏於公為王父母金初猶  
以大宗之家主祭祀事居大楊葬皆從西臺君子超  
道超道配尚氏正隆後避王統制之亂寓乾州南自  
爾族人號城南翁公城南翁次子也幼喜讀書與同

里張子文善嘗手抄經傳尤愛王符諸論與賓客談時稱誦之弱冠仕州縣為屬掾復興郡王括陝西民田日知公名選之以從甚信重之公因為王言軍與民皆吾人奪彼與此其利安在王嘆曰我正以此獲罪今日之後再命也掾史尚何言哉事將竟吏有具瀕山民姓名欲一切以盜耕當之者公謂同列曰奪人之田又誣以罪豈朝廷意耶吏乃止泰和中見公府文移因循苟簡私謂所親曰我往在丹州時見宋末案牘不求事實止以虛文相欺比來官政殆似之

矣及泰和律下閱之不樂者久之曰亂矣或問之曰我見大定制不如皇統皇統不如舊制聖人立法本從易簡人情不同罪狀亦異我於法令未嘗見一事有與相當者但比附為義使司法者得以恕心從事耳今乃事事先為之防是猶千堤萬堰以障江河必無是理知不可行將日見抽易紛紛不已安得不亂耶蒲城令初大舉武亭令魏文叔簿劉彥文好時令侯舜臣富平米顯道延安張用章時皆處下僚公率為致禮又大舉顯道用章嘗以事忤上官幾至不測

公力援之數人者其後皆有善譽至大官公之知人多此類也矣好古文戒之曰無與同輩較優劣能似古人乃古文耳吾雖不能想理當然也有以白子西詩遺公者公笑曰吾欲吾兒讀此耶必欲學詩不當從毛詩讀耶不然亦須讀杜工部詩耳我見界上官榷場兩國大商賈所聚且苦無的貨况入小牙郎手復何望耶所謂讀毛詩者喻如瓜果菜茹欲兒輩就地頭買之耳以貞祐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三終於華嚴里之正寢先娶同里崔氏生子燧繼

室閩鄉程氏生子炤吳炳灼煒輝繼室晁氏生子燦吳炳舉進士吳三辟東省署隴乾恒安撫司經歷官煒部令史諸孫六人以明年正月七日葬公於州南小劉村新塋城南翁墓次三夫人祔焉禮也公資雅重儀矩可觀居家未嘗有惰容子弟見者必伺顏色乃前有所問不反復思之不敢對也當官公廉所平反甚多嘗夜卧聞里中兒為其父作黃籙召諸子告之曰某家作醮事人謂之有孝心我視之殆兒戲耳此人我同列其斷獄我知之矣人有枉曲世人且有

不肯賣之為直者况欲賂神耶我平生執法過誤或有之至于故以意害物則死無有也後日我不諱慎勿為此以為識者咲耀人李安國雅重公嘗贈以詩其引云純夫吏業而儒行家貧而好客居今之世而古賤金帛而貴硯墨是四反也安國名流其稱道公如此故嘗論關中風土完厚習俗不數易正隆大定間去平世為未遠公生于其間世族之所遺風化之所及重以資稟之美君子之言長者之事宜不學而能之况志於學如此耶今煥然學為通儒有關中夫子之目往在京師時宰相張信甫侯莘卿禮部閑開公盧尚書子懋呂內翰子成李都運執剛李右司之純皆折位行與交蓋自百餘年來秦中士大夫有重望者皆莫能出其右觀其子可以知其父矣銘曰鄴唐虞賓世食奉天子孫下衰渾為齊編惟公之生其卑也全晨門抱關斗室自捐公德不醜公息則賢歲書名山為世太玄殆造物者權衡之以為楊氏無窮之傳然則古所謂獄聖之矜法命所懸袁氏五公楚獄一言者尚信其然耶

程夫人墓碑

安陸趙復撰

夫人姓程氏其先閩鄉人故奉天楊府君振之妻今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與之母也夫人以承安丁已歛衾祔于華後三年庚申與以孤童子負遺櫬歸葬先塋之次亂離以來文石猶缺與前居汴時嘗乞銘于禮部趙公迫城下之盟而不得書逮渡河來冠氏屬於內翰馮公無幾日公病矣今年歲辛亥春正月與自洛輿疾入燕還印政府歸秦尋醫俾其猶子元禎代領漕事于是始釋重負於私朝秋八月既望

遂投檄西上感遷徙靡常故再三以請將卒其夙心焉與垂髫時出就外傳一日夫人喻之曰詰旦盍偕若同舍兒來既羣兒至則夫人肅衣冠坐堂上命各占其所好聞有欲讀書覓官以養其親者夫人喜甚遂抱置膝上撫摩之曰兒若是可與吾兒遊矣所得纔三四輩餘則以好語遣去傳後審其然遂割席與處不數年詢之皆疑疑然若成人其風鑑多此類府君嘗屬疾夫人率諸子冥禱請以身代府君病少間大不以為然夫人曰世固多婦人公有一不諱患有

陳錄  
七  
重于此者今幸無他使吾兒無廢學如次充植業士林鄉里稱善人足矣榮仕非所望也次充諱閱與舅氏也時有聲場屋未幾府君勿藥而夫人竟不起時郡將王汝嘉東瀝御下屬掾多引去獨雅重府君之為人公退未食夫人必徙倚以候嘗撫與輩戒之曰士立身行已教亦多術何必爾耶汝曹若不改圖吾飯含不瞑矣以故與服膺畢精丹青可渝矣家所藏書數千卷皆奩具易之承安三年與炳同試長安炳以疾作弗克與預優選明年春官復中優等與前

後凡五充賦于王庭涇陽盧長卿泊蒲人李欽若欽用惜其不偶勸就臺掾與悼念夫人疇昔終不忍負其言而歸一時名公鉅卿如李右司之純苑司農極之李御史欽止宋內翰飛卿壯其恪守遺訓共賦詩以序其志夫人姿淑媛有識度課諸子讀書必盈約始聽休舍尤善援引故實因事指誨諸子侍立至夜分莫敢跛倚與自蚤歲緝學晚為通儒及再抵燕不變於俗學而德業益富士論厭然遂定頃歲戊戌秋八月詔郡國取士與偕東平上計吏以首薦登名于

附錄  
天府授河南課稅長官東履海南際淮西至潼陝北  
抵河成隸焉自大朝開國以進士用人寔由吳始而  
先夫人遺訓庶無憾矣夫人性冲澹平日却掃一室  
焚香養梅庭內若無人跡者嘗與諸姒坐城南別墅  
之前榮蕭軒隱若心動視外戶忽啓雙屣出闌間心  
知其盜揚言如無所見遂下鑰升堂叱健者出之盜  
蒲仆斲死夫人怵然曰是亦人子也政以失教至此  
既無失得不足深詰府君亦憫而縱之聞者嘆服夫  
人生六男伯子炤吳仲子也叔子炳季子灼次熈次

輝炤輝皆蚤亡煒用論者薦於朝試中部掾壬辰春  
正月隨京西都水監隸事河陰兵至死於役男孫八  
人吳之子保垣萬駒嵩山緱山煒之子元禎慶璋永  
興燦之子郇璋女孫五人長適同里進士張篋次適  
奉天令華陰王元禮之子亨餘皆幼吳初以子幼未  
任事將援真定漕使王道昌例令元禎襲其職既而  
如約惟人之後祭葬而已甲寅吳六十九矣病且久  
感元禎遠宦于洛或時月不可待清明日會諸房故  
老命臨潼本房下潤之子保童為侍子日奉粥藥以

附錄  
九  
備倉卒從律義也復謹按程氏得姓其上世弗可攷  
已周之中業有程伯休父者輔宣王中興與方叔召  
虎為周世臣秦漢以後代有顯人則程氏蔓衍於閩  
鄉也久矣閩介於東西兩京衣冠車馬萬貨輻輳當  
宋崇觀時以資補官者十負外程與居一諸家居積  
奢僭而程獨樸素喜士圖書賓友為邑中冠靖康末  
西入關止於乾復為西州著姓古者賢妃貞女如宋  
伯姬以賢明有禮得書於春秋而不主于材敏於今  
閩鄉夫人見之夫人卒于承安二年四月三日年三

十有二蓋五十五年而後始克銘之嗚呼事之開也  
有門而來也有途成也有時而就也有候殆天所以  
厚楊氏歟銘之宜如何辭曰碩之大聲之也隆瀟之  
深挹愈不窮燕之孤弗服于桃矢喬之松弗賴於游  
龍負明堂者不謀于步仞求藿蠟者速化于莽蜂姆  
程懿徽婦楊有功胥保惠胥教訓淵渟雲蔚者可謂  
著矣然猶閩再世而後取必于公世以鼎峙車馬守  
屋姑無望其不逢終南在南河流在東有寧一宮有  
偃斧封神保是依天地有終

甲寅年九月二十八日男吳立石

右程夫人墓碑銘江漢趙仁甫為其友紫陽楊先生母作也觀其論次有曰今年歲辛亥春正月吳自洛輿疾入燕還印政府歸秦秋八月投檄西上感遣徙靡常故再三以請又曰夫人卒於承安二年四月三日蓋五十五年而始克銘之攷其歲正辛亥也後三年甲寅先生年六十有九時諸子皆蚤歿乃立宗人潤之子保童為侍子而碑文亦載之何耶豈事或後所增抑先

生所自增耶仁甫號稱能文人靜菴所謂經學文章雖李敬齋元遺山亦所推讓者而叙事乃牴牾如此耶宋景文謂因撰唐書盡見前世論著乃悟文章之難予輯先生還山遺稿錄此文見其所謂論著之難者如此其可不慎也夫廷佐識

故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蕪廉訪使楊公神道之碑并序 河東元好問撰

君名吳字煥然姓楊氏乾之奉天人唐鄴國之二十

世孫也譜系之詳見君自叙載先大夫墓銘茲得而畧之曾大父楸大父超道父振是為蕭軒翁及上二世皆在野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君生蕭軒以為文明之象就為制名君甫勝衣嘗信口唱歌有紫陽閣之句問其故則不能答也未冠夢遊紫陽閣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年十一丁內艱哀毀如成人日蔬食誦孝經為課人以天至稱焉又五年州倅宗室永元謂翁曰若老矣守佐重以案牘相煩聞若有佳兒姑欲試之即檄君為倉典書時調度方殷君掌出納朱墨詳整訖歲終無圭撮之誤倅愛之謂他日必有大用者勸之宦學師鄉先生吳榮叔指授未幾迺出倫輩賦業成即有聲場屋間不三十三赴廷試興定辛巳以遺誤下第同舍盧長鄉李欽若欽用昆弟惜君連蹇勸試補臺掾臺掾要津仕子慕羨而不能得者君答書曰先夫人每以作掾為諱僕無所似肯不能顯親揚名敢貽下泉之憂乎正大初朝廷一新敝政求所以改弦更張者君慨然草萬言策詣闕將上之所親謂其指陳時

附錄  
病辭旨剴切皆人所不敢言保為當國者所阻忠信  
獲罪君何得焉君知直道不容浩然有歸志即日出  
國門而西教授鄉里者五年歲己丑乾州請為講議  
安撫司辟經歷官京兆行尚書省以便宜署君隴州  
經歷皆固辭不就再以叅乾恒二州軍事親舊為言  
世議迫隘不宜高蹇自便始一應之庚寅京師春試  
授館左丞張公信甫之門張公嘗謂人曰諸孫得君  
主善老夫沾丐抑多矣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羈孤  
流落人所不能堪君處之自若也寇氏帥趙侯壽之

延致君待之師友間會門人朱

京師輦書至

君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公喜接寒素士子有不遠千  
里來見者嚴公亦聞君名數以行藏為問而君終不  
一詣或問之故曰不招而往禮歟且業已主趙侯矣  
將無以我為二三乎戊戌天朝開舉選特詔宣德課  
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君試東平兩中賦論第  
一劉公因委君考試雲燕俄從監試官北上謁領中  
書省耶律公一見大蒙賞異力奏薦之宣授河南路  
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陞辭之日言於中令公

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兼以大荒之後遺黎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公假以歲月使得拊摩創罷以為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中令甚善之君初蒞政招致名勝如蒲陰楊正卿武功張君美華陰王元禮下邳薛微之浍池翟致中太原劉總先之等日與商畧條畫約束一以簡易為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若干難易若何有循習舊例以增額為言者君訶之曰剝下罔上若欲我為之耶即減元額四之一公

私便之官長所臨率有餽餉君一切拒絕之亦有被刑責沒財物於官者不踰月政成官民以為前乎此蓋未有漕司惠吾屬之如是也在官十年乃請老于燕之行臺以猶子元禎代領漕事壬子九月王府驛召入闕尋被教叅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乃得請閑居鄉郡築堂曰歸來為佚老之所雖在病卧猶召子弟秀民與之酒諭之曰吾鄉密邇豐鎬民俗敦樸兒輩皆當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毋習珥筆之陋以玷傷風化及病革處置後事明了如平時救家人吾

且死母以二家齋醮貽識者笑遂引觴大喙望東南  
炷香命門人負擇執筆留詩三章怡然而逝春秋七  
十寔乙卯歲九月之一日也後五十七日遂葬於小  
劉里先塋之次夫人陳氏劉氏祔焉禮也君三娶吳  
氏子男四人保垣元肇嵩山緱山皆早天元肇者在  
孕有異風骨不凡齟齬知讀書八九歲聞君講授即  
通大義尋為人講說十二以羸疾至于不幸君喪之  
盡然有童烏之感女四人長嫁郡人張篋次華陰王  
亨次柳城姚燧幼者在室初泰和大安間入仕者惟

舉選為賢科滌路所在人爭走之程文之外翰墨雜  
體悉指為無用之技尤諱作詩為其害賦律尤甚至  
於經為通儒文為名家不過翰苑六七公而已君授  
學之後其自望者不碍碍舉業既成乃以餘力作為  
詩文下筆即有可觀嘗撰扶風福嚴院碑宋內翰飛  
卿時宰高陵見之竒其才期君以遠大與之書曰吾  
子資稟如此宜有以自愛得於彼而失於此非僕所  
敢知也君復之曰辱公特達之遇敢不以古道自期  
飛卿喜曰若如君言吾知韓歐之門世不乏人矣興

附錄  
定未闕中地震乾守呂君子成徧禱祠廟請為祝文  
凡二十有四首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在鄂下日中秋  
燕集一寓士忌君名諷諸生作詩請君屬和君被酒  
謂客曰欲觀詩者舉酒欲和者以次唱韻意氣閒逸  
筆不停綴長韻短章終夕成三十九首長安中目為  
鄂郊即席唱和詩傳之性嗜讀書博覽強記務為無  
所不窺真積力久猶恐不及寒暑飢渴不以累其業  
也中歲之後目力差減猶能燈下閱蠅頭細字夜分  
不罷作文剗刮塵爛創為裁製以盜襲剽竊為恥其

持論亦然觀刪集韓文及所著書為可見矣禮部開  
閑趙公平章事蕭國侯公內翰馮公屏山李公皆折  
行位與相問遺御史劉光甫編修張子中諸人與之  
年相若而敬君加等河朔士夫舊熟君名想聞風采  
又新被三接文衡有在所求見者應接不暇其為世  
所重如此暮年還秦中秦中百年以來號稱多士較  
其聲聞赫奕聳動一世蓋未有出其右者前世關西  
夫子之目今以歸君矣有還山集一百二十卷槩言  
十卷紀正大以來朝政號近鑑者三十卷正統六十

卷其自叙曰正統之說所以禍天下後世者凡以不出孔孟之前故也且夫湯武之順天應人後世莫可企及猶曰予有慚德武未盡善後世僻主乃復賴前哲槩以正統之傳非私言乎今立八例曰得曰傳曰衰曰復曰與曰陷曰絕曰歸始皇十年貶絕者何懲任相之失也太宗傳之而曰得者何志奪宗之惡也責景帝者何短通喪也責明帝者何惑異端也與明宗者何有人君之言也與周世宗者何世宗而在禮樂可興也如是八例其說累數十萬言以謂不如是

則是非不白治亂不分勸戒不明雖綿歷百千萬世正統之為正統昭昭矣此書徃徃人間見之有詰難者則曰吾書具在豈復以口舌為辨後世當有賞音者君不治生產不取非義仕宦十年而家無十金之業然其周困急卹孤遺扶疾病助葬祭習以為常力雖不贍猶勉強為之與人交每以名教為言有片善則委曲獎藉惟恐其名之不著或有小過亦必以苦語勸止之怨怒不計也評者謂君志立而學富器博而用遠使之官奉常歷臺諫掌辭命治賓客必有大

過人者白首見招日暮途遠有才無命可為酸鼻丙  
辰冬十月予閒居西山之鹿泉負生自奉天東來持  
京北宣撫使高挺孟卿所撰行狀以墓碑為請且道  
君臨終念念不相置留語殷重以撰述為托顧惟不  
腆之文昌足為君重竊念風俗之壞久矣冰雪沍寒  
往復四千里為其師為不朽計門弟子風誼如生者  
幾人此已不可辭况於平生之言乃勉為論次之而  
系以銘銘曰有文者螭有趺者龜是為關西夫子楊  
君之碑顧瞻佳城法焉涕洟學道之難成使人傷悲

君擅名場深藂孤羶迨乎駢儻而變古雅快潛蛟之  
雲飛謂君不逢歟奮回溪而浣池一命而佩金紫何  
若若兮纍纍鄙賓於唐世久衰微河潤九里蔚松檟  
兮增輝謂君為逢歟徒以文窮而自嬉斬伐俗學力  
涸筋疲世無玄聖久矣望伯起其庶幾白首太玄坐  
為悠悠者之所譏繫正統之無適從職予奪之非宜  
君排諸儒斥偏執與詭隨彼月旦之有評且曩是而  
今非豈有一定罪功之名而槩終世之成虧我黜我  
升我招我麾不主故常不貸毫釐自我作古奚竊取

附錄  
為自非慨然任當仁之重能不懼於西河之見疑惟  
鼎之為器也雖小而重屹神寶而弗移孰謂漢唐甚  
盛之際亦不免於窮運之攸歸我車司南爾輒背馳  
遺書具存傳者嗟誰異時有如君家子雲者出邈千  
載兮求知

中統五年歲舍甲子建巳日夫人吳氏偕侍子元  
嗣姪孫光祖立石

楊紫陽文集序

趙復

君子之學至於王道而止學不至于王道未有不愛

變於流俗也三代聖賢其心學傳天下後世見於伊  
尹傳說之訓君子將終身焉明王不興諸子各以其  
意而言學學者不幸而不得見古人之全體蓋桓文  
功利之說興而義堯舜文之意泯矣春秋而降如叔  
向子產蘧伯玉季札之流以夏商君子之資不得少  
效于王官去而為列國之名卿材大夫其功業之隆  
庫已較著矣賈生仲舒有其具而不得施或者為之  
掩卷而深悲玄齡如晦有其時而亡具已甚慙德于  
斯文多矣凜然正氣惟諸葛孔明王景畧諸人不為

流俗之所回奪然而隨世就功周旋於散微之末已不能無偏而不起之患大抵君相造命之地既已曖昧不明而瞽宗米廩教養之法因以廢格不舉故雖有命世絕異之才卒亦不能爾也而其故則可知矣雖然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逮於今惟秦君子楊氏其志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蓋自其為諸生固已無所不窺坐是重困于有司之衡石晚居洛陽著書數十萬言沉浸莊騷出入遷固然後折衷於吾孔孟之六經其言精約粹瑩而條理膚敏至於總八例以明正統之分合作通解以辨蘇韓之純疵其他若槩言雜著等說皆近古之知言名教中南宮雲臺也繇不云乎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殆近然耶先生資機敏而明通即其文可以得其為人蓋君子學以為己必有所入之地唐韓愈氏以雖義而不取為主先生讀之自以為渙然不逆於心使其得君行道推是心以列諸位實王道之本原雖不能盡充其說退而歛然以是私淑諸已先生固已得之矣觀其神

明心德之所感通游居酬酢燕笑語處皆海內知名之士夫然後以秦晉為戶庭燕趙為郭郭齊魯為府庫雄河太華為柵案奔肆橫放而益趨於約正大高明篤實輝光遺落小夫竿櫓佔畢呻吟之習嗚呼學之為王者事猶元氣之在萬物作之則起抑之則伏然莫先於嚴誠偽之辨誠偽定而王伯之畧明矣門人負擇蚤侍函丈偏得紫陽之道播摭遺稿登為八十卷將攻梓以惠後學自洛抵燕千里介書俾不肖為說以冠其首內顧庸虛屏若無營而辭旨悃悃牢

不容避輒述其梗槩如此學者當自得于過半之思非尺喙所能盡也先生名與字煥然甫世為關中右族紫陽其自號云丙午嘉平節前鄉貢進士雲夢趙復拜手序文類

上紫陽先生論學書

郝經

十二月五日陵川郝經齋沐拜書大使先生經生二十有八年矣自十有六始知問學世有科舉之學學之無自而入焉蠟乎其無味也退而歎曰利祿其心組繡其辭質日斷偽日翔何區區爾也而狃於俗陷

於世有不能已焉者如是者有年始取六經而讀之  
雖亦無自而入而知聖之道學之用二帝三王致治  
之具在而不亡也真有用之學也學之今十年矣背  
馳而左事形示氣露已聚謂而群議矣是以箝口重  
足而不敢言動焉日舍館一拜幸先生不以鄙駭置  
之隅坐霽以懌色煦以春言鼠腹而既果然矣再日  
而再侍示之以明白純粹之書揭囊倒篋啓之以開  
廓正大之論正襟而讀之默默而思之乃知吾道之  
果不亡學之果有用斯民其有望矣愚之素所蓄而

不敢發可熟數之於前矣夫道貴乎用非用無以見  
道也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皆有用也六經之垂  
訓聖人之立教亦皆有用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盛  
德大業至矣士結髮立志誦書學道卒之乎無用可  
乎哉初而學壯而立也邇焉而一身小焉而一家大  
焉而一國又大焉而天下必有所用也蜂蠆蛇虺毒  
世之物也猶皆有用也靈而為人學而為士夫乃反  
無用可乎哉世有人焉之無伏臘之不辨魯魚亥豕  
之不分乃辨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濟天下之

附錄  
大難享天下之大富貴聲色不動而有餘裕烏吾誦  
書學道之士試之一職則顛蹶而不支委之一事則  
衄撓而不立汲汲遑遑終其身而不能免于凍餒而  
趨利附勢殞義喪節何也事無用之學也蓋自佛老  
盛而道之用雜文章工而道之用晦科舉立而士無  
自得之學道入於無用惟其無自得也故內輕而外  
重外重矣曄乎其曜矣侈於物而銜於人矣文章之  
所以工也文章工矣功利急矣義理晦矣道之所以  
入于無用也嗟乎不耕鑿不蠶繅而衣食者謂之游

食之民不道德不仁義而文章者謂之逐末之士甚  
哉天下之襲訛踵陋而莫之知也大聖大賢不作而  
逐末之紛紛也天下已亂生民已弊無有為拯而藥  
之者之士也方相軋以辭章相高以韻語相誇以藻  
麗不知何以堯舜其君民也道其不行矣夫伏觀先  
生韓子辯正統例還山數學志洋洋灑灑若括元氣  
而翕闢之其事其辭其理皆有用者也非世之逐末  
之文也天其或者悔禍而自先生發源歟不窒塞不  
天闕而遂乘其流推而放之四海則道之用可白而

至治可期也不見誦于江右諸公矣經也小子敢激其流而揚其波乎經載拜陵川文集

與楊煥然先生

趙秉文

某拜啓某國士大考几下中前道過京兆承不遠相從話談終日極有開發違別以來不勝傾向意想秋盡復得會面不意遽遭變故荼毒之哀辰下伏想苦塊之餘孝履支福某眼疾如昨承遣人躡足千里外送眼藥良感意勤伏蒙贈以柳義段子悚愧悚愧論語未有印者叙叔西行不知有餘者否孟子解先寄

去中庸大學相次了畢續當寄呈足下高才博學留心經學研究聖心宜矣科舉之學有命存焉不足置意張子克府試試官未出院比緣會晤伏冀為遠大節哀順變不宣中州啓札

又

前人

某啓上某先生函文書來具審動靜之詳兼承惠簡知感知感某眼昏如舊總以石氏女子化去心意殊不樂以是郡下未能照管論語及中庸未有紙印續當寄去次陝右經義已薦四人詞賦未可知想中選

多矣皆足下誘掖之力欽羨今之士人少問學往往  
知為己其於為人蔑如也古人得志雖一邑承簿亦  
可為人量力而已未得志教人以善亦行道之一端  
也足下才高識明當以孔孟之學啓導一方萬一未  
遂亦不虛生也至祝未由披覲切冀為遠大壽重萬  
一不具同上

天硯銘

元好問

楊子得片石于馬山之前方廣一尺厚減寸之半從  
長橫短狀若展掌底平而不頗坎可貯水而面可以

受墨杜仲梁曰此天硯也煥然請予為之銘

義則方智則圓動也人靜也天在物強名在我自然  
爾目惟鸚爾味惟鳳篝火緹縵求中產之售漆室緹  
衣致賓筵之奉彼金樞而石奏泉生而雲瀚者亦惟  
硯之用割烹是謂食費琢刻不加玉重吾知一日而  
浸百畦恣於淮陰之抱壘遺山文集

題東遊記後

紫陽先生東遊記記洙泗之迹也讀之神明之觀參  
於前竦然不覺起敬 國祥王先生錢諸梓願惠

來遊者且日記所見者迹也觀聖賢之迹探聖賢之  
道則在乎人焉耳儼曰道即吾性而由外乎哉雖然  
迹不殘則道奚其入國祥曰先生之意將在是按先  
生諱與字煥然姓楊氏乾之奉天人唐鄴國公二十  
世孫紫陽其號也至元乙酉陳儼跋

曲阜孔世德携紫陽先生東遊記來番予謂南士多  
未之見也勉之再行摹刻用廣其傳且俾郡士稍加  
讎正繼今披圖覽閱聖域只在棊几間豈非學者之  
大幸歟時至治壬戌五月既望通議大夫饒州路總

管兼管内勸農事麟臺清泉段庭珪書

聖人天也坐井觀天固宜曰天小矣况以管窺乎生  
長南陬距聖人之居若此其遠也大哉之道洋洋乎  
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乃僅於遺編想像而形容噫亦  
陋矣僕曩聞之全齋萬侯云紫陽楊先生託交叅政  
商公挺夢卿甚密既又得還山大全集觀之知與淳  
南王先生為行輩往來講貫經義精深作文特餘事  
耳每慚舉場未放欲彷彿二先生之實學而未能孔  
君浩世德聖人五十三代孫之象賢者也由曲阜歷

淮浙抵饒朝夕討論因示所刊東遊記驚喜過望廓  
我淺聞而萬侯之甥履齋劉君復出善本清泉段侯  
嘉惠南士仍與板行命僕校讎并叙其槩往歲上饒  
王斗山尊魯亦嘗有述然不如茲記之詳且時寓微  
意其間繼今讀之神明之觀參于前竦然不覺起敬  
信非誣矣聖人所以則天之天豈必直待躬造魯域  
而後見耶至治二年壬戌五月辛卯番易後學璩次

淵謹識

俱東遊記

君著述有還山集六十卷始於古賦次之以古律詩

又次之碑誌記說銘贊雜文槩言十卷隱而天道性  
命之說微而五經百氏之言明聖賢之出處辯理欲  
之消長可謂極乎精義入神之妙矣天興近鑑三卷  
自壬辰正月至甲午六月絕筆其書法如古之史臣  
其議論如胡氏之春秋也正統六十卷自唐虞至於  
五代一年一月一日各有所書事三代而上存而不  
議秦漢而後附之以論名臣事畧

按公所著臂僮記云兵火流離中僅存還山前  
集八十一卷後集二十卷遺山元公撰神道碑

云還山集一百二十卷此云六十卷近鑑碑記  
皆言三十卷此云三卷豈百二十卷乃後所更  
定而六十字乃前集八十字之誤而三之下或  
脫十字耶抑不知伯修之所得者其卷數止如  
此也諸書散亡無從攷證惜哉廷佐識

宋翰林九嘉在關中時因楊煥然赴舉書與屏山薦  
之曰煥然佳士往見吾兄慎無以佛老乃嫚之也屏  
山持之示交遊以為嘆其後西行余以序送之備論  
其守道不回今茲云亡豈復見此挺特之士乎劉祈

歸潛志

金末帝時北兵攻城急太學諸生亦選為兵諸生訴  
於官請另作一號太學丁壯已而朝議以書生輩厄  
羸不任役將發為砲夫諸生劉百熙楊真等數十人  
同上出詣馬前請自効上慰諭令分付四面戶部工  
作委差官由是免砲夫之苦同上

王文康公鶚初侍王邸屢以史事為言嘗舉楊真元  
好問李冶宜令秉筆後申前請命立翰林國史院時  
元楊已物故乃舉李冶及李昶等為應奉名臣事畧

霍治書云紫陽楊煥然先生讀通鑑論漢魏正閏太  
不平之遂修漢書駁正其事因作詩云風煙慘淡駐  
三巴云云後攻宋軍迴始見通鑑綱目其書乃寢輟

耕錄

元兵悉力進攻金主出撫東門將士太學生楊奐等  
曰臣等皆太學生今執砲夫之役恐非國家百年以  
來待士之意金主敕記姓名即免其役史

楊煥然先生錄汴梁宮人語十九首雖一時之所寄  
興亦不無有傷感之意輟耕錄

紫陽先生楊奐字煥然又名知章奉天人以明經後  
進稱為關西先生少年時自悟以前為紫陽宮道士  
因以自號國朝為河南府課稅所官有還山集行于  
世困學齋雜誌

杜佺字真卿武功人宋末有詩名於關中兒時嘗作  
藥名詩有杜仲吾家好弟兄自然同姓又同名之句  
及以五言百韻上乾州通判馬涓涓大加賞異阜昌  
中登科蒞官亦有聲馬嵬太真墓過客留題其詩甚  
多道陵詔錄其詩得五百餘首付詞臣第之真卿詩

在高等舊有錦溪集亂後不復見矣子師楊亦能詩  
尤工書翰奉天楊煥然云然中州集

柳塘在鄂縣終南山下金紫陽楊先生與隱居講學  
于此門人百人植柳千株號曰柳塘中有清風閣即

紫陽閣紫陽泉鄂縣志

姚燧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隱居蘇門謂燧蒙  
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楊與馳書止之曰燧令器  
也長自有成爾何以急為且許醜以女元史本傳

楊煥然生子四首

元好問

掌上明珠慰老懷  
愁顏我亦為君開  
異時載酒楊雄宅  
知有迎門竹馬來

人家歡喜是生兒  
巷語街談總入詩  
我欲去為湯餅客  
買羊沽酒約何時

阿麟學語語牙牙  
七歲元郎髻已丫  
更醉使君湯餅局  
兒童他日記通家  
阿麟張君美兒子

半生辛苦坐耽書  
我笑先生老更迂  
生子但持門戶了  
玄談何必似童烏  
遺山詩集

紫陽閣

商 挺

牙籤聲散絳帷風人在參乎一唯中名教會心真樂  
在區區休用歎雕蟲鄆縣志

贈答楊煥然

元好問

詩亡又已久雅道不復陳人人握和璧燕石誰當分  
關中楊夫子高誨世所聞十年玄尚白藜藿甘長貧  
有來河水篇四海付斯文斯文有定在栢生知子雲  
古來知己難萬里猶比鄰千人國中和要非心所親  
東楚西南秦望君勞我神相逢不得語別去徒殷勤  
白雲不可贈相思秋復春遺山詩集

答楊煥然二首

陳庚

梁苑當年記盛遊亂離南北恨遲留且教紅袖歌金  
縷莫對青山歎白頭人似贊皇遷蜀郡詩如子美到  
夔州傳家况有玄文在應使童烏總纂修  
獻賦當年覲紫宸羨君藻思獨超羣扶持吾道難尤  
力潤色斯文老更勤學濟天人寧有泮文如風水自  
成紋何時載酒清伊上竒字時來問子雲河汾諸老

詩

柳塘

李汾

長安西望少城隈楊柳陂塘手自栽渭水波光搖草  
樹終南山色入樓臺平生事業書千卷浮世功名酒  
一盃我亦陸渾山下去擬尋佳處劄莓苔鄠縣志

清明拜楊紫陽先生墓

先生墓碑仆且斷久矣去歲冬予懇提學虎谷  
王公為復立城內舊有先生祠予復懇王公書  
歸來堂扁蓋先生道德文章可師可仰往歲提  
學遂菴楊公建正學書院先生已入鄉賢祠今  
王公復為之立碑書扁均可謂知先生者矣予

雖不肖然景仰私淑不異父師故凡可以容力  
者無不殫厥心焉幸他日盡見先生著述尚當  
梓之以圖傳諸不朽云廷佐題

仰止楊夫子儒林第一流文章師後進道德匹前修  
荒壠憑誰守殘篇獨我收傷心雙眼淚洒遍墓林楸  
奉王虎谷請書歸來堂扁 廷佐

哲人萎矣泰山頽半畝荒祠盡草萊若欲表章新廟  
貌堂名只合寫歸來



附  
録



